

平  
播  
全  
書

平播全書卷六

明長垣李化龍著

奏議

播州善後事宜疏

題爲播地蕩平經制宜定敬陳善後切要事宜伏乞聖明採擇以永奠遐方事臣祇奉皇上威靈拮据播事戎馬之役偶爾告竣一切奏凱獻俘及議敘文武效勞人員俱已次第具題塵瀆天聽矣顧播夷地也其人夷人也身椎跣而手刀劍蓋已八百餘年於茲矣皇上旣拓疆土而混一之則必取鱗介而冠裳之籍人民土地而版圖之然而綜

理弗周則制度缺官屬不備則任使艱法令弛則毀孽易萌恩澤壅則人心弗固善後之策安可不亟爲之講乎先是臣於平播之初卽照便宜行事委重慶府推官高折枝攝兵備道事委保甯府同知張鼇攝知府事各入播經理去後隨准兵部咨爲欽奉聖諭事該本部題條爲十事內開一計善後謂宜亟行督撫衙門備查播州一地某處與某處連區某地與某地接軫作何分隸某處應設某府某州縣作何安置某地應置何將作何統轄及一切善後合行事宜悉心計處所有子遺作何安插空闕處所作何招徠務令獷悍不毛之地盡入範圍撫馭之中被我衣冠服

我聲教奠安絕徼以紓西顧等因題奉聖旨元兇旣殲凡  
脇從牽累的都免窮治流移的招他復業毋許豪強乘機  
兼併還與優加賑恤以安新定地方兵馬久戍勞苦酌量  
應撤的次第撤還永靖諸苗橫恣逋誅就著撤回兵馬  
處不必待奏可即便宜行事軍中一應有功人員俱從公  
敘來其餘皆依擬該督撫悉心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  
該臣備行三省撫鎮司道會議去後各據回覆到臣大段  
主於改土設流而就中經制委曲亦有不能盡一者於時  
臣已積憂抱病不能擘劃但聽各委官以便宜處置聽候  
新督臣到日裁處題請而已乃今浸尋縣延條逾數月新

督臣杳無視事之期而各官之奉委者未經銓註終不專一乃同知張鼇已物故矣推官高折枝已病去矣臣恐播州從此遂壞將來更費經營今不得不勉彊籌度以其體國經野張官置吏之大槩具疏以請其餘政體瑣細有煩料理事勢縣長稍需漸次者統候新督臣到日再議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鐸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巡按湖廣監察御史

王立賢議照播地改土設流分置郡縣於以昭聖朝一統之輿圖而新海內萬年之耳目甚盛舉也查該州地鄰三省然楚止偏橋路通一線蜀與黔蓋無所不接壤夫蜀無藉於播黔瘠壤也若乘此時而割播地以附黔則於蜀無損於黔有裨且臣等別疏又請以楚之四衛並割附之從此黔省幅輳得與十二省比長挈大甚爲長便但盡屬之黔則地方千里諸凡締造勞費尙多亦黔所不能堪因議設爲二府分隸黔蜀庶建邦啟土各自經營成聚成都指顧可就皇上廓清之績旣已盡被於三藩而帡幪之仁又復再造於黔土矣除寬脇從撤兵馬招流移厚賑恤抑兼

併靖橫恣等項凡明旨所叮囑而兵部所條議者俱已陸續舉行及見之後開款目外謹集眾思列爲十二事進呈御覽伏乞敕下部院覆議上請蚤賜施行地方幸甚臣等幸甚緣係播地蕩平經制宜定敬陳善後切要事宜伏乞聖明採擇以永奠遐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開坐專差承差黃可美齎捧謹題請旨

計開

一復郡縣播州南極牂牁西連夔道東西廣一千二百二十里南北袤一千四十里漢唐故爲郡縣在川貴之間亦一都會也至唐乾符間陷於南詔楊端取而據之今逆酋

既平相應改土復流以變夷俗及照播州白田壩沃壤數  
百里卽播州遵義縣故地當復府治設縣附焉桐梓當綦  
南之衝走川貴道也舊爲夜郎縣故地當復一縣望草南  
接婺思北達眞倍爲綏陽縣故地當復一縣仁懷濱播枕  
永襟合帶瀘爲懷陽縣故地當復一縣眞州卽古珍州川  
原平衍商販周遊應復一州以上俱隸川省統轄黃平爲  
川貴要區舊設撫苗通判一員列銜重慶駐鎮彼中其與  
播勢相控馭並爲重地應設一府湄潭龍泉地里廣邈各  
應建設一縣夔水重安合設一縣餘慶白泥合設一縣并  
草塘容山二司應割隸各縣以上地方去黔甚邇相應改



隸貴州統轄總計增府二州一縣八蓋亂流初殄地闊人  
稀姑建數城以爲繫屬以後地闢民聚無妨增設其二府  
治與附郭縣分正佐首領各應照例全設外州縣正佐首  
領俱應量減以上擬定郡邑并府治倉庫準今酌古應新  
其名統祈欽定至於府州縣及府之首領司獄倉庫各印  
記併乞頒降以便行使其各府州縣合用僧綱道紀陰陽  
醫學等官候修建工完另議請設至於新設各官廩糧等  
項暫於征播支贖軍餉銀內支給俟播地田賦起科接支  
議行停止伏候聖裁

一設屯衛近日所稱有費而無益者莫如衛所官軍然亦

有不可盡廢者播州地方千里山川險惡夷漢雜居又逼鄰二大土司時有啟疆之志必須設官軍建屯衛以明居重馭輕之勢而消睥睨跋扈之心若夫時操練汰冗弱令爲有用而不爲無用則在當事者之力行何如固不可因噎而廢食也應設一衛於白田壩與府同城指揮使一員同知二員僉事二員鎮撫一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所屬前後中左右五所每所正千戶一員副千戶一員百戶四員所軍各一千共五千衛所官於從征有功者酌量陞授不足者於鄰近願入者調取移實之其邊隅逼鄰土司地方各設屯田每軍照祖制二十四畝再加六畝爲冬衣布

花之費共三十畝卽自種自食不必納糧於官又復領出  
紛紛滋弊各開屯處除養屯兵之外餘田仍照民地起科  
上納本折於各州縣爲衛官俸廩及不時軍興之用每年  
冬十月十一月春正二月農隙各屯官時加操練又以十  
月十五日二月十五日齊赴兵備道大操三日驗其武藝  
較其強弱而明賞罰焉老弱者汰之一屯老弱多者並革  
其官軍人之田卽另募壯丁補伍庶軍得實用異時卽募  
兵散盡此五千軍與主兵三千自有八千可用之兵矣該  
衛名伏乞欽定其衛印與經歷司印亦乞先行頒降行使  
各所五印俟官軍定日另行題請至於貴州衛所已多且

黃平原有一所不必增設以茲穴濫伏候聖裁

一設兵備播地三面環夷干戈甫戢當此經綸草昧之始  
設立有司可以招撫流亡或未能長駕遠馭而圖久安布  
置將領可以備禦倉卒或易於生事微功而開邊釁欲以  
內修戎備外聶夷心整肅羣僚警服眾志爲地方長久之  
計則兵道不可不設矣合無添設分巡兼兵備官一員註  
銜四川按察司請給敕書關防於播州白田壩新建府城  
駐劄專一整飭新復郡縣并重慶衛忠黔二所永甯酉陽  
石柱平邑等土司兵務兼理有司錢糧獄訟其重慶府巴  
縣綦江南川涪州武隆彭水切鄰地方悉聽管轄以便行

事黃平新設一府四縣雖割屬貴州但人心初附田土毗連與貴州水西宣慰司並聽兼制至於該道俸薪等項查照敘馬廩兵備道事規暫於重慶府屬州縣編派俟播地田賦定後改編於新設州縣凡該地方一切招集兵民修築城堡布置邊防儲積糧餉疏通驛遞禁伏豪強諸事聽其隨時督理俟二三年間田均食足兵治民安政教修舉遠近懷柔卽破格大用以酬其勞庶重地無虞安攘有賴伏候聖裁

一設將領照得播淪於夷闕八百餘年風俗獷悍法令扞格所從來矣今地方雖經蕩平而逋孽潛藏漢夷錯雜招

苗樹黨越界侵田時所必有未可便謂晏然無事之秋也  
儻非得一大將提重兵鎮壓之欲其俛首帖心惟吾有司  
之約束其將能乎今議播州留兵一萬黃平留兵三千粗  
足防守然必得一大將鎮之始可無事查得先年克平九  
絲議留總兵一員鎮守其地今建武視播稍緩卽一參遊  
足領之合無將軍門標下新添設練兵遊擊一員改駐建  
武防守原設總兵移鎮播地應留各兵挑揀家丁三千買  
馬三百內總兵標下家丁二千七百馬二百七十以坐營  
千把總領之兵道員下家丁三百馬三十以一中軍領之  
有事俱聽總兵提調名爲正兵此外兵七千酌量分布於

白田壩真州桐梓等縣播川等驛防守內以一遊擊領三千以二守備各領二千各用千把總分領之有事征戰無事卽爲築城鑿池建郡縣修郵驛之用糧銀照依舊例支發徐俟建置竣工之後除家丁三千馬三百外餘軍以次議撤有願附籍當軍及爲民當差者聽從其便千把總俱於附近衛所官內選用其黃平留兵三千仍設一參將領之總聽防播總兵官節制斯將兵之錯置得人而邊境之姦萌自息矣伏候聖裁

一急選調郡縣旣復應設正佐官員分理庶務緣地方初定需人爲急若非掄擇自近亦何濟於目前臣等再四諮

詢如龍安府同知劉安仁爽明特達之才果毅真誠之品  
器宜盤錯力裕勦堪任新設播州知府重慶府同知王  
陞烏蒙府通判劉之瀾雅抱練達之才均有循良之政俱  
堪新府佐貳劍州知州陳應楨才稱老練事有調停南溪  
縣知縣寇克順彭山縣知縣何珩並有才華夙聞牧愛原  
任資陽縣知縣詹淑初以木務論調繼留征播管餉實心  
幹濟頗效勤勞宜賓縣縣丞曹一科才思開爽眾號曰能  
以上各官俱堪各州縣正官但草昧經營人不樂就應從  
優陟用示激勸且劉安仁十年州郡久著廉能王陞劉之  
瀾轉餉有功陳應楨資俸已久應以劉安仁卽爲播州新



府知府王陞加運同銜管同知事劉之瀾加同知銜管通判事陳應楨加同知銜管真州知州事知縣寇克順改附郭何珩改桐梓詹淑改望草縣丞曹一科陞仁懷各知縣臣又查得附近地方佐領等官頗有幹才堪以集事者如經歷楊體寬等數員俱應爲新地佐領之用重慶府經歷楊體寬應改新府經歷本府知事何遲應陞新附郭縣縣丞長壽縣縣丞劉學可應改桐梓新縣縣丞定遠縣主簿李愛宗應改仁懷新縣璧山縣典史蕭時寬應陞望草新縣各主簿忠州吏目吳從周應改真州吏目原任播州長官司吏目今陞資縣典史徐里應改新附郭縣松坎驛驛

丞張二南應陞新桐梓縣湄潭驛驛丞朱化龍應陞新望  
草縣合陽水驛驛丞徐懋功應陞新仁懷縣各典史臣已  
經行令各官一面權宜任事凡相度地形建立衙門修築  
城池清理疆界丈量田土召民受廬按籍編戶一切撫摩  
禁戢事宜但有利於生民裨於新鎮者俱聽公同在事文  
武悉心料理務臻實效去後仍請著爲令如三年之後政  
蹟有成別無他過卽照格超陞以酬其勞黃平新府并屬  
縣正佐除貴州撫按題有應補人員外未足者及播州新  
府推官新衛經歷知事附郭新縣主簿等官應卽銓補其  
兵備員缺臣查得兵巡下川東道僉事徐仲佳大器如萬

斛之舟朗識若九秋之鑑飭邊防則恩威並懋理播事則  
勞怨不辭况前委南川一路糧運時當戎馬倥傯之際本  
官處夫處餉轉運極其調停本支折支會計更多儲積不  
動聲色大事克濟卓然爲四路首稱允爲遺大投艱之選  
及查歷來新定夷方兵備官員皆於地方用事人員內查  
其賢能卓異者不次陞補今徐仲佳資俸雖淺勞績獨懋  
應將本官加陞四川按察司副使職銜管理分巡及整飭  
播州等處兵備庶便彈壓至於總兵付託尤重臣等查得  
鎮守貴州總兵官李應祥兼才允武允文臨事有謀有勇  
勞謙不伐廉節獨高所當改爲鎮守四川總兵駐劄播州

以綏夷方又查得軍門標下守備江萬化橫草雄心穿楊  
絕技赳赳千人可廢桓桓一旅爭先堪陞遊擊職銜赴播  
領兵建越提調劉勝久著戰功能嚴軍令宜授領兵守備  
尙少一員容臣徑行查委通乞敕下吏兵二部再加酌議  
將各官查照擬定員缺就近推補黃平參將亦聽貴州就  
近議補行令速赴任事各官敕書符驗併請填給其以上  
文武各官遺下員缺通應另行推補各府州縣衛所儒學  
與首領司獄倉庫等衙門應用吏役聽布政司註撥伏候  
聖裁

一丈田糧環播幅幘千里田地無慮數千萬畝及考其舊

時額糧止歲以五千八百石輸貴州蓋夷方賦稅原自輕減至應龍出而後巧取民財定爲新法名曰等資每田一畝徵銀數錢初猶斂其財以招苗後並奪其地以養苗而賦法蕩然盡矣今旣改流自當純用漢法以定田賦合責成新道府親率州縣官插定疆界沿邱履畝逐一丈量分爲等則造冊呈報以定賦法第額糧輕重蜀無定規查克平九絲丈量田地分別上中下三等每畝上田四升中田三升下田二升今宜倣之以清播田第播地山水間雜不止三等尙有上上下下者宜逐項分析最上者一畝可當上田幾畝最下者幾畝可當下田一畝則待臨時斟定難

以預計丈完總計田地若干糧若干徵本色若干折色若干候二年之外起科除足一年夏秋二稅銀力二差一切雜費外餘解布政司充邊餉支用其承丈各官果能執法不撓精覈不爽事完從重優陟若乘機作弊委用不效者兵備道不時叅呈以憑究處庶賦稅一清公私胥賴伏候聖裁

一限田制播土舊民自逆酋芟夷之後大兵征討之餘僅存者十之一二耳遺棄田地多無主人惟冊籍不存疆界莫考復業之民往往冒認影占原少而報多原瘠而報肥甚至一人占田一二千畝尙有異省流徙假播籍而希冒

占者夫王者之師弔民伐罪罪人既得子遺之民自當存恤顧無知小民何厭之有若任其冒占而不爲限制不惟告擾紛紛徒滋多事恐將來田地闕而人民少不能成府縣之規且自應龍在事以來予奪任意生殺自由強凌弱眾暴寡凡業厚而田豐者皆席應龍之寵而魚肉細民所得也此輩初用事後得罪有逃避他方至今方出者有身爲奏民起釁釀禍者有其身已殲其家已滅而一二遠族尙思承產者誰爲厲階致此紛擾卒令天朝以二十萬之師費百萬之餉殺人數萬方得翦定此土宇而猶令此輩竊據以自封卽應龍地下亦不服矣今應將播之舊民號

楊保子者查果真的無論原業肥瘠俱人給田三十畝上中下攙配均給若一處皆上田皆下田者臨時酌給大率純下田不得多過一百畝純上田不得少過二十畝其原非播民必不能爲楊保語亦自易辨無問其曾否寄住皆不得妄認斯詐冒不行爭競可息至遺下無主民田應另行招人承種納糧當差應龍官莊並楊兆龍田一鵬何漢良等諸擒斬過有名頭人莊田盡數沒官聽三省之民願占籍播州者承種其領地之人查照時值量行上納以充目下建立城池衙門驛傳諸費亦定爲限制平人不得過五十畝指揮千百戶不得過百畝俱於丈量時定糧定價



令不得挪移州縣官收過絕產價值給付印契登入循環  
聽兵備道稽查轉報撫按查考經該官吏如有乾沒從重  
治罪庶定經制之中又得夫裕財用之意伏候聖裁

一設學校播故有學宋元世俊茂朋興如冉從周猶道明  
白鎮之流俱登進士蜚聲上國自逆龍禁錮文字寇讐儒  
生以蒸報爲禮義視菹醢爲名教每自稱爲秦始皇蓋坑  
儒焚書以愚黔首亦略相似身爲鮑魚有由然矣今干戈  
旣戢文教宜先第新遭大兵不惟士人廢沮抑亦物力未  
贏若紛紛建設徒以恣虛費之寶開奔冒之門於宏文雅  
化無當也今照府治綱紀諸邑實爲風化之首自田黃平

舊有學宮補葺亦易特師儒久虛耳當於二府原學各補教授一員益之訓導二員以聯生儒至博士弟子員無論附郭外縣但入學使之選者蜀新四縣隸白田學黔新四縣隸黃平學待各縣人文漸盛物力稍紓嗣各立學未晚眞州既改爲流其地方殷富人物道華亦須建一學宮設一學正以示維新之化學校旣立振鐸有地明以人倫風以禮讓彼其才能崛起者足以備國家徵辟之選而移風易俗無難不然而身被章縫手執簡編亦足以潛消邪心興起善念月劇歲漸不自知其化於禮讓之內矣用夏變夷莫要於此伏候聖裁

一復驛站播州各驛自逆酋閉關負固驛官不敢赴任過客不敢經行站戶逃徙館舍邱墟十數年矣茲者地方底定道路大通驛站之設勢不容已查得播州舊轄松坎桐梓播川永安湘川烏江昌田沙溪仁水湄潭鰲溪岑黃白泥一十三驛俱當川貴孔道所有各該驛館應合分令領兵千百總同見在驛丞率領防兵就被採辦木石燒造灰瓦趁時興工合用匠役亦於兵夫內查有慣造者徑撥不足者於附近州縣取用工食銀米計算於該邊支贍軍餉內動支仍責成新設府佐一員往來稽督不許虛冒錢糧曠廢時日事完冊報又查各驛夫馬支應及官吏俸薪舊

額上司供辦今旣改土設流似應與腹裏驛站一體僉派  
但流民授田方始難便買馬行差目前一切站銀暫應官  
爲出辦俟里甲稍定卽行編派至於夫馬額數應照衝僻  
爲準湘川驛附郭爲四路最衝應設馬四十匹夫八十名  
松坎桐梓播川永安四驛地衝路險應各設馬三十匹夫  
五十名烏江仁水湄潭岑黃鰲溪白泥各驛俱次衝應設  
馬各二十匹夫各三十名昌田沙溪止通水西次僻應設  
馬各十匹夫各二十名各驛官見在者行令赴驛任事缺  
官者照缺銓補其各驛印記舊爲應龍收去近已迷失應  
另頒給各驛吏因屬土司舊未撥發今應行川貴兩省布

政司照缺查撥伏候聖裁

一建城垣夫郡縣旣設必有城垣所以明保障防不虞也  
播州之一府一州四縣與黃平之一府四縣並宜城城並  
宜石石少者以甄代其兵備道總兵府并府衛州縣衙門  
公署倉廩庫獄城隍廟演武場與二府一州儒學文廟殿  
廡齋舍等項俱當以次修舉而各官一抵地方棲身爲急  
衙舍之建尤宜首圖一切應用木石甄瓦灰釘各若干工  
匠兵夫各若干應支帑廩錢穀各若干分委督工員役各  
若干城垣高廣丈尺若干城樓城門敵臺垛口若干衙門  
倉庫廟學房舍殿宇若干俱聽該兵備道督同各府州縣

正官選委勤明佐貳首領雜職等官帶匠估勘務要周悉  
呈詳撫按衙門於堪動銀內行支應買備者買備應召集  
者召集剋期興工多方稽督大約城垣以二十九年二月  
內起工限年終落成餘各以次修舉就中員役有怠惰者  
錢糧有冒破者工力有草率者俱聽該道叅詳拏究事竣  
之日造冊報撫按衙門奏繳庶險要可資防禦有賴伏候  
聖裁

一順夷情播州皆夷也大兵之後爲賊用力者刈夷蘊崇  
已無遺種今見在者曰各司土官曰七姓奏民曰投降夷  
目皆宜安插得所願就中情事不同亦宜分別如八司曰

播州眞州白泥餘慶草塘黃平重安容山內安撫二長官  
六又一司覈水原無印信亦稱長官又有宣慰同知羅氏  
此皆世有官號與播並建者播州長官王積仁以附播被  
擒獻俘此當與楊氏俱滅不待言矣眞州附播多年綦江  
之破助兵三百著在耳目同知羅氏與江外五司首起釁  
端挑怨速禍且具奏改流致激應龍之怒殃及墳墓流禍  
鄰封致有今日之事海內震動流血千里則諸司者罪之  
魁也故說者謂眞州宜正其附播之罪而江外諸司宜以  
起釁絕之不爲無因第王道如天罰宜從輕賞宜從重眞  
州當進兵之初率先歸附正副長官各以千人從軍江外

諸司各招兵聚義充黔楚鄉導此輩卽不足爲重輕顧一念誠款自應量酬合將眞州正長官卽爲該州土同知副長官卽爲該州土判官江外諸司安撫與正長官卽爲該縣土縣丞副長官卽爲土主簿同知羅氏爲新府土知事此則略其大罪錄其微功且令魑結氍毹之流居然儕於衣冠文物之列諸夷亦何幸焉此外尙有投降夷目原非長官本無冠帶但賞格曾坐名開諭輒爾先事歸誠亦宜少示眷酬以明恩信如上赤水里頭目袁年父遭酷禍投降最早宜授以所鎮撫職銜下赤水里頭目袁鑒仁懷里頭目王繼先安羅二村頭目羅國明羅國顯安鑾以上五



名在王繼先臨時觀望在袁鏊等兵進方投卽待以不死亦爲正法但其返邪歸正自宜量酬應各授以冠帶總旗諸人田產止將本身者照冊撥給應納稅糧通附州縣官處上納其餘里人俱令附籍納糧當差不許仍以家人爲名恣行霸占違者治其前罪至於七姓奏民始助楊氏之惡繼傾楊氏之族尤爲禍首天下恨之但逆賊造反罪大惡極自難以餘波及人除在軍前作惡著有顯蹟見行監問者照律正罪外餘俱無論槩與維新如仍蹈故習豪橫害民該道徑行拏問發落以後各地方人民亦不得指稱以前事體將處分過播目播民告害致起事端官司亦不

得受理違者並罪伏候聖裁

一正疆域播地東北接連三省縣衛各有疆界無容混淆  
西南左接水西右逼永甯雖犬牙相攙未能齊一然晝野  
分疆亦自有相沿界至惟是夷性犬羊互爲雄長強則侵  
凌弱則減削甚至有一地而甲乙互臨一人而齊楚兼事  
如儒溪沙溪水煙天旺皆播州五十四里之數見有黃冊  
可考緝麻山李博堙仁懷石寶甕平等處亦皆播州世業  
祇緣先年楊氏中衰時曾爲永甯水西侵占後應龍當事  
治兵相攻恢復故業各邊目又已任其糧馬兩下支持此  
在土司可也今旣改土設流自宜各復其故尙可混行爭

占乎乃水西止求清查永甯輒行瀆擾且動以瓜分爲言不知賞格所謂瓜分者謂不動朝廷兵馬錢糧土司能建義自取之也今兵糧之費騷及海內土司一旅之師不啻背上之毛腹下之蠹猶且多支本折優議敘錄此亦何負於彼乃復垂涎土地則此一番大勞大費止爲土司營家事乎土官明於大義必能引分自裁第其邊隅目把往往罔上行私冀廣已業及今若不查明將來未免多事應行播州該道會同鄰近道分清查一切相鄰地方如原係播州者歸之播州原係永甯水西者歸之奢安二氏刻石立碑永爲遵守其鄰邊目把如不安分義妄肆侵爭重行究

治干礙土官一並叅處蓋朝廷伐暴救民原不爲利其土地但無涯之欲漸不可長且楊氏之禍止以下驕恣而上姑息遂釀成滔天之患今復苟且遷就誨爭養亂非地方之利亦非土司之福也伏候聖裁

四乞歸疏

奏爲孤臣病已危篤頃刻難留懇乞天恩亟賜放歸以延殘喘事臣於五月間聞憂六月間感病至七月間已三疏懇恩乞歸尋而病日增劇虞有不測卽自重慶馳歸成都一就家口調養一便攜家奔喪也乃不意道路奔馳前病愈甚於八月初旬至省日覺頭岑岑然不可支持至數日偶因奠臣父之主一哭仆地遂不能起家人扶掖入室移時乃蘇從此日惟偃臥更不復知人事又數日轉而爲瘡初尙一日一發繼乃間日一發每發則寒如握冰熱如抱火痛楚躁擾不可名狀既止則又懵騰昏憤偃臥如尸不

見不聞但有人形而已如此者迄今且三月矣體瘦如柴  
氣微如絲食不能一器坐不能一瞬一人不能見一字不  
能書此與冢中枯骨無異尙可居於人世乎日於病憤中  
時接邸報令人誦之知皇上允臣回籍守制則深以爲幸  
已而又知廷推前後四臣未奉俞旨則深以爲憂夫臣例  
應候代者也而川省又兵戈甫息者也以時則如彼以病  
則如此乃久無替人卽地方不能保旦夕無事何况臣身  
卽臣身不能保旦夕無事何况歸而葬臣之父事臣之母  
臣有腸已斷無淚可揮但神傷心碎仰天乞哀而已揆情  
度勢臣似必不能候代然又不敢輒自逃歸以干憲典而

貽皇上西顧之憂只得再以上懇伏乞皇上軫臣至情憐  
臣危病亟將原推四臣點用一人前來交代萬一臣得生  
還故里豈徒臣一身一家之幸亦西南百萬軍民之幸也  
臣無任涕泣哀鳴籲天懇懇之至緣係孤臣病已危篤頃  
刻難留懇乞天恩亟賜放歸以延殘喘事理未敢擅便爲  
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奉聖  
旨吏部知道

五乞歸疏

奏爲病已垂危勢難候代懇乞聖恩亟賜放歸以保殘骸  
事臣自播事告竣聞訃丁憂尋而感病已屢次上請隨奉  
聖旨允臣回籍守制但無人交代方在守候會前病益劇  
偃臥三月不知人事於時不能草疏陳告已經按臣代題  
已又自行具疏上陳去後近見邸報按臣疏到該部具覆  
未奉明旨臣更不勝憂恐不勝窘急謹再以真情陳訴惟  
陛下哀憐垂聽臣丁憂官也禮父母之喪無不解官持服  
者况臣已奉旨回籍守制矣遷延不去半年於今生者不  
歸則死者不葬亡者以卽土爲安經年停匱臣亦何心又



臣母自臣父未亡時業以感病比遭茲變病益不支臣既未得歸則選擇良醫資送於家託之療治乃今具稟到臣云臣母之病非藥石所能愈也蓋起於憂思臣不歸則病不起嗟乎人誰無父人誰無母臣於臣父已抱終天之痛矣陛下又令臣忍心於臣母乎脫有不測臣何顏見人何心在世且疾病人所時有也而臣之病獨異蓋浹歲以來所經大勞大苦大哀大痛大鬱大憂皆人所未嘗一時並見一身並值者心卽鐵石亦當銷鑠身卽草木亦當枯朽蓋臣膏肓之病朝露之虞臣自知之他人或未之悉耳夫臣之奉旨回籍已數月矣下手交代又已推上四人矣此

四人者負謀王斷國之才抱緯武經文之略功在邊陲名聞夷夏但得其一卽足以奠安西南露覆夷漢陛下奈何遲之而不允也凡臣所言皆實事實情非有假飾非有欺誑伏乞陛下亟賜矜憫將原推四人者亟用其一俾早來交代如陛下果以此官可缺此用可遲亦乞察臣至情憐臣危病容臣將旗牌印信暫發布政司收貯興疾奔喪臣查先年撫臣亦有聞喪不候代而歸者雖經叅論罪止罷官緣臣向來受陛下特達之知肩陛下重大之任君親忠孝兩下照管故未敢決去伏惟陛下憐察矜允臣但得早晚歸家哭臣父數聲見臣母一面臣死亦瞑目臣無任籲

天哀懇之至緣係病已垂危勢難候代懇乞聖恩亟賜放  
歸以保殘骸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劉佐齋  
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敘助兵餉疏

題爲逆賊蕩平援師奏凱懇乞天恩查敘各省直勤王督撫鎮道並敘協助臣工以昭勸典事案照先准兵部咨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題爲播酋外逼貴竹內岷等事本部覆議移文雲南湖廣福建廣西撫按嚴督各布政司將庫貯銀兩如數解赴貴州軍前交割等因奉聖旨這銀兩著便行與各撫按嚴催解赴貴州應用不許推諉稽延致誤軍機欽此又該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郭子章題爲楚滇助餉勢難如期等事戶部覆奉聖旨川貴待餉甚急你部裏便馬上差人星夜嚴催鳳陽廣西如數解彼濟用不

許執留遷延誤事取罪還立限與他欽此又該臣題爲播  
賊狂逞未已貴竹物力難支等事戶部覆奉聖旨這兵餉  
急用俱依擬行各省撫按司道上緊催解以後不敷著總  
督遵照前旨於本省鄰省便宜處置各官務要同心共濟  
以期滅賊如有抗違支吾指名叅來重處不饒欽此又該  
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題爲播酋殺虜官軍張威挾  
撫等事本部覆奉聖旨這協助兵餉著火速嚴催接濟有  
再藉口支吾的該總督撫按指名叅來重處欽此又該臣  
題爲循例請設兵將等事兵部覆奉聖旨該鎮督撫新設  
事體宜重這編選標兵推補將官調用各省兵馬議處糧

餉等項都依擬行軍務重大必須事事從實不許徇情願面因循虛假各鎮亦宜同心助力毋得坐視陳用賓沐叔陳璘等都馬上行文與他知道山東防倭等兵著精揀好的差忠勇將官領去還立限與他欽此又該兵部題爲軍務事節奉聖旨是川貴用兵雲南兵將許總督徑自催調領兵參遊而下併聽節制欽此又該科臣張輔之題爲叛賊臨城殺將等事節奉聖旨徵兵救蜀已有明旨但恐路遠不能卽至這本欲兵部定限責發說得是還馬上差人守催務將見在熟練精兵選去若託故遲延以疲駑塞責事發各鎮同罪兵部知道欽此又該撫臣郭子章題爲播

患孔殷貴陽伊邇敬陳貼危之勢等事兵部覆奉聖旨貴  
州湖廣各兵俱准添補湖廣堪動錢糧准先動後題興隆  
參將准添設陳用賓著竭忠任事共圖掎角以靖地方不  
許顧忌推諉欽此又該兵部題爲軍務事奉聖旨是廣西  
土司官兵准調發莊志傳務稟川貴督撫及總兵官節制  
分布進止不許專擅行事致失機宜欽此又該貴州撫臣  
郭子章題爲播寇突出充斥興隆黃平之間等事覆奉聖  
旨是貴州孤懸著總督將供餉銀兩先儘支發仍遵前旨  
於鄰省堪動錢糧內先動後題逆酋抗亂普天同仇各省  
直官宜請助兵餉豈得託言違旨支吾推諉著通行與他

每知道欽此又該臣題爲播賊分道突犯全黔等事節奉聖旨貴州孤危著總督上緊與各鎮撫應援兵馬若少准再酌量調募另給糧餉與他廣西雲南湖廣各兵俱要齊赴信地戰守不許逗遛觀望欽此該戶部題爲暫留起解錢糧抵給貴州萬分緊急軍需事奉聖旨這銀兩著雲南解貴州充餉仍著搜括設處務足題定數目解去不得再行奏擾欽此又該山西道御史李時華題爲師期伊邇謀貴萬全敬獻芻蕘等事本部覆奉聖旨三省進兵費多師期又難預限况貴州尤稱貧瘠萬兵齊集其操站俱當存恤這南京河南銀兩著作速依限依數解去以前題取各



處的務要湊解俱不許短少遲誤責有所歸漕糧聽督撫酌量調度還通行與各省直知道欽此隨該本部咨行各邊各省督撫諸臣并移咨到臣俱經欽遵分投催調間續准總督陝西三邊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尙書兼左副都御史李汝咨稱挑選精兵一千員名赴援又准巡撫陝西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賈待問咨委參將周國柱統領兵馬一千六百員名并解盛甲一百副火礮五位三眼槍三十杆鐵子一千箇鉛子一千五百箇火藥一百五十斤火線一千條又准總督兩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戴耀咨委都司趙應科領兵二千九百八十五員名并

帶鳥銃一百三十門鉛彈二十斤藤牌一百面火箭二萬  
枝往蜀又行肇慶府借支銀四千一百三十四兩與總兵  
陳璘募兵一千九百三十八名往楚又差鎮撫張蘭等解  
銀八萬兩助黔又准巡撫甯夏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楊時甯咨送總兵馬孔英統領兵馬五百五十三員名  
匹又准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曾如春咨委遊擊任承爵  
等領兵二千員名又准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魏允貞咨  
委參將余德榮領兵五十名并帶湧珠礮四十位三眼槍  
六百杆鉛子九千顆鐵子八百四十顆又准巡撫山東右  
副都御史劉易從咨委守備趙賢輔領兵一千一百六十

二員名又准巡撫浙江右副都御史劉元霖咨委都司封建領兵三千四百九十八員名又准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汪應蛟咨委坐營王芬統領力士南兵五百三十七員名并解大弓四百張火箭四百把大火箭九千二百七十七枝小火箭二千三百四十二枝燄硝四百八十斤又准巡撫甘肅右僉都御史徐三畏咨委遊擊佘世威等統領兵馬二千員名匹并帶湧珠礮二十位三眼槍六百杆又准巡撫延綏右僉都御史王見賓咨委參將李經統領兵馬二千五十七員名匹并帶滅虜礮一十二位火礮四十二位三眼槍五百六十五杆又准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陳

用賓咨稱備移總兵沐敬發中軍張澍等領兵七千馬千  
匹象數隻往黔進征該鎮親統二千員名屯劄曲靖本院  
駐劄霑益聲援又准處補川餉銀七萬七百七十五兩九  
錢助黔又准巡撫廣西右副都御史楊芳咨稱備移總兵  
李如樟選委都司莊志傳守備白明達等領兵二萬往黔  
進征該鎮移駐泗城州應援又解餉銀三十萬兩赴黔協  
濟又准巡撫順天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李頤咨差官  
楊崙解滅虜虎蹲礮六十位大鉛子六百箇小鉛子一萬  
八千箇火繩一百八十條藥線三千條火藥六百斤馱礮  
架三十六副木郎頭六十把木送子六十根鐵藥升六十

箇鐵藥匙六十箇鐵錐六十把鐵剪六十把藥線箇六十  
箇皮裕襪十二箇油篋二十四箇鐵鏝二十四把三眼槍  
六百杆鉛子一十八萬箇藥管一萬八千箇藥線一十八  
萬條火藥一千八百斤盛鉛子皮袋六百條盛藥皮包六  
百箇擗杖六百根藥線箇六百箇鐵錐六百把鐵剪六百  
把又准巡撫福建右僉都御史金學會咨解軍餉銀十萬  
兩赴黔又准巡撫鳳陽右僉都御史李三才咨發淮陽兵  
三千令原任副總兵王鳴鶴領赴黔楚進征又解軍餉銀  
十萬兩赴川各協濟等因陸續移咨到臣隨將兵馬器械  
發去軍前分布協濟銀兩解赴營中聽支去後續據各營

揭報酋寇蕩平地方底定隨該臣遵奉明旨檄下各該營  
路議將前項兵馬次第撤放責令原來將官統領分別水  
陸程途遠近給以行糧軍火器具應收貯者收貯應發還  
者發還各邊鎮訖又准貴州撫臣郭子章偏沅撫臣江鐸  
各會稿內開南京戶部解到銀十萬兩河南撫臣曾如春  
解到餉銀九萬兩江西撫臣夏良心想到餉銀三千三百  
餘兩應天撫臣陳惟芝解到餉銀一千九百餘兩鄭陽撫  
臣鄭國仕助餉萬金及稱雲南致仕總兵官黔國公沐昌  
祚助銀二千兩貴州原任戶科給事中今爲民陳尙象助  
米一百石土官禮思明助硝一萬斤武舉張鶴翀庶母章

氏土官安大順各助米一百石監生宋仕通趙希伯袁任  
生員沈繼祖聞於皋桑來鶴程雲路壽官陳嘉猷各助銀  
一百兩等因又該臣查得先因逆賊卒起蜀無硝磺差人  
別省收買急不能至聞陝省多產此物向臣過漢中地方  
見南鄭縣知縣霍鎮方談吐精明志在滅賊該縣與蜀相  
鄰因發銀令之買辦本官晝夜拮据收買數萬陸續解運  
自始事以至賊平用之不盡各有申文在卷通查到臣該  
臣看得逆賊之敢於稱亂非其好生惡死之心果與人殊  
而敗國亡家之禍甘以其身嘗試也彼所自恃者山川之  
險要兵甲之精強物力之豐盛而所習見者川蜀之武備

不修貴竹之帑藏如洗以爲吾惟不爲耳一旦裹糧下甲  
從中而起卽縣官其如我何蓋漢孰與我大從古夜郎王  
之見固若斯矣不知忠義之性人所固有亂賊之黨法所  
必誅當方內泰甯天王大一統之日而一夫橫行乎其間  
其誰不投袂而起仗義勤王思立功名於萬里之外又況  
天怒赫於雷霆天語揭乎日月激信臣精卒之心而作義  
士仁人之氣是故各省直邊鎮諸文武大吏各以兵會多  
或至於數千各以糧從多或至於數萬卽下至巖藪之士  
閭巷之人亦皆捐升斗出涓滴以爲萬一之助夫然後知  
國家全盛之力而治教休明之驗也夫大加小順討逆眾



覆寡得全全昌理有固然無足異者其三月而舉之削株  
掘根靡有遺種非幸也宜也夫國家儲糧治兵以備不然  
卽文武大吏奉王命討不庭轉餉發兵自其本分亦非有  
所希冀於後也惟是帝王之所以鼓舞一世者令惟其行  
賞惟其厚諸臣旣以奉陛下之令羣力畢舉以克有成功  
陛下當必有所以優厚之者臣亦何得不一據實爲明言  
之除各省原委統兵有功將領等官另本題敘並解助兵  
餉銀兩另冊奏繳外照得總督陝西三邊少保兼太子太  
傅兵部尙書兼左副都御史李汶身繫四海安危才憲萬  
邦文武傳檄則伏飛雲集雄邊之貔虎生威銜枚而輕騎

颯馳險固之鯨鯢落膽巡撫順天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李頤哀然山斗具瞻屹矣華夷偉望諸器擅火攻之巧焚險箐燄比燎毛六師張雷厲之聲殲元兇勢如破竹巡撫陝西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賈待問胸蟠武庫甲兵望重北門鎖鑰遣虎頭之上將威名風埽乎妖氛部魚麗之雄師器具星迴於組練總督兩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戴耀表表簪紳清望峩峩嶺海殊勲麾部曲而雲捲蒼梧聲沸千羣鵝鶴飭儲胥而光騰紫電魂飛孤壘豺狼巡撫甯夏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楊時甯河洛千尋砥柱賀蘭萬里長城移將士於衝邊懋著忠勤之大義

授機宜於密幄借收戡定之庸功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  
曾如春雄才間世千鎭碩望中朝鼎石指麾梟將經九折  
之坂而輻輳如期發縱羽林破絕巔之巢而衝擊稱最巡  
撫山西右副都御史魏允貞大節匡持國是宏才經濟時  
艱分幕府之材官赳赳威揚於壁壘撤轅門之軍實纍纍  
氣壯於干城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劉易從駿猷傾注巖  
廊鴻略澄清海岱驅三齊之健卒旌旗日耀雲屯董兩浙  
之冠軍籌策風生電掣巡撫浙江右副都御史劉元霖銓  
衡風凜清朝節鉞波恬滄海義旗西指兼水陸而虎賁之  
士三千宿將南馳挾風霆而鼠竄之夷百萬撫治鄖陽右

副都御史鄭國仕斧鉞當秦楚韓魏之交勳名係中外華  
夷之望憂先同室切已飢已溺之思震急於鄰效移粟移  
民之助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夏良心聳節槩九紫峰寒  
愴威棱三江浪靜千金饗士纓冠先王室之憂萬里平夷  
彝鼎勒鬼方之績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陳用賓慷慨助  
勦國難威嚴汛埽邊塵調勁卒於烏蠻騎步七千雄閫外  
發精鏐於金齒師徒十萬飽行間巡撫廣西右副都御史  
楊芳抱負經文緯武謀謨安夏攘夷督龍城象郡之兵萬  
竈炊煙蔽野捐桂嶺梧江之積全黔芻粟屯雲巡撫保定  
右僉都御史汪應蛟皎皎丹衷貫日泠泠素節淩霜鐵騎

度渟沱起六郡良家之子銅魚飛越嶺靖三苗逆命之兇  
巡撫鳳陽右僉都御史李三才望崇殿上夔龍威自軍中  
韓范命雄師聲援突集驚將令之自天助大餉騰飽無愆  
慶王師之似雨巡撫甘肅右僉都御史徐三畏巍巍青鎖  
芳標煜煜玉關閑伐簡鷹揚而鞠虎旅無煩折斧缺斨淩  
鳥道以淨狼煙早見獻俘授馘巡撫延綏右僉都御史王  
見賓揮霍才長靖虜忠貞念切勤王殺氣暗銅標驟牝共  
貔貅爭壯夷氛清紫塞謳歌與笳鼓齊喧巡撫福建右僉  
都御史金學會經略才雄秉鉞聲援義篤同舟閩帑出金  
錢竭航海梯山之力黔藩歡士馬奏拳旗斬將之功巡撫

應天右僉都御史陳惟芝鎮上游龍蟠虎據勤遠略靜夏攘夷軍實裕盤江慮急於救焚拯溺妖氛埽蕺道功始於挾纊投醪原任雲南總兵黔國公沐昌祚本自將相侯王之種深明君臣夷夏之防念河山之盟誓如天恩酬一劒視囊橐之積儲若土土享千金鎮守雲南總兵沐畝鐵券金章之胄登壇授鉞之才誼急纓冠親部日南之士馬風生雷電立銷徼外之煙塵鎮守廣西總兵李如樟六韜世授鐵城百戰身經銀夏冒炎觸瘴樹犄角於豺虎之衝兵利卒精埽氛禳於鯨鯢之窟以上諸臣均之誼重於急公績收於勦播並應優異內鳳陽河南兩地正當有事之際

而撫臣李三才則發兵三千解餉十萬曾如春則發兵二千解餉九萬多助兵糧大裨黔土均宜更加優異雲南廣西二省原奉聖旨協力援擣陳用賓不但遣將發兵深入播地且與總兵沐叡同提兵親駐境上防賊衝逸楊芳先後發廣西兵二萬解餉三十萬幾於代黔受役李如樟久駐泗城聲援貴州直至事平觸犯炎蒸抱病歸省蓋明旨所責成二省原重二省撫鎮所以供上命急鄰封者亦無所不用其力撫臣陳用賓楊芳更宜大加優異總兵沐叡李如樟亦宜並加優異沐昌祚以致仕總兵捐金二千資助黔省宜加褒獎以示勸酬者也江西左布政使沈九疇

福建左布政使朱運昌河南左布政使姚學閔廣西左布政使沈脩雲南左布政使梅淳帶管臨安兵備道按察使鍾昌帶管曲靖兵備道副使孟紹慶安普道副使黃文炳廣西賓州兵備副使陳勛雲南督兵參將盧承爵押兵潯州府同知何文偉署守備事指揮沐粲以上諸臣深明大義各抒忠猷竭物力以濟遐方收足食足兵之效討軍實而襄大難奏百戰百勝之功俱應賞賚陝西南鄭縣知縣霍鎮方視國如家急鄰猶已非有相臨之分但以義氣而勤供辦不使乏興非有剝膚之災但以忠耿而助攻圍卒能靜亂相應賞賚仍紀錄優處以爲有司敬事勤王之勸



者也原任戶科給事中今爲民陳尙象鎖闥名高君臣義  
重江湖身遠猶思擒賊以尊王桑梓憂深遂至毀家而紆  
難相應起用以竟宏施禮思明安大順宋仕通趙希伯袁  
任沈繼祖聞於皋桑來鶴程雲路陳嘉猷章氏深虞大難  
之端不吝中人之產雖投石增華岳無補崇高而捧土塞  
盟津尤徵壯志相應獎異以風民庶者也伏乞敕下兵部  
議覆施行庶奉公者益堅忠義之懷而梗化者潛消奸宄  
之念所有補於安攘非淺鮮矣緣係逆賊蕩平援師奏凱  
懇乞天恩查敘各省直勤王督撫鎮道並敘協助臣工以  
昭勸典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齎捧

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

黔省善後事宜疏

題爲逆酋甫平邊圉未輯敬陳善後事宜以備采擇事准貴州撫臣郭子章會稿內開准兵部咨爲欽奉聖諭事該本部覆議條列十事內開一計善後原議逆酋平定必當改土爲流而各土司有能縛酋以獻者或世守其爵或瓜分其土此昭昭在人耳目者也今事已定矣水西隴澄於五月二十八日業已撤兵避嫌矣除斬關輸忠功自難混聽其從優敘錄以爲土司效忠奮勇之勸而一切大計可不因原議而規畫之乎謂宜亟行督撫衙門備查播州一地某處與某處連區某地與某地接軫作何分隸某處應

設某府某州縣作何安置某地應置何將作何統轄及一切善後合行事宜悉心計處所有子遺作何安插空闊處所作何招徠務令獷悍不毛之地盡入範圍撫馭之中被我衣冠服我聲教釋其非心防其逸志莫安絕徼以紓西顧其有應行未盡事宜在督撫諸臣身在彼中心經其事必有長計遠慮佐所不逮一併議妥作速具奏定奪等因題奉聖旨元兇旣殄凡脇從牽累的都免窮治流移的招他復業毋許豪強乘機兼并還與優加賑恤以安新定地方兵馬久戍勞苦酌量應撤的次第撤還永靖諸苗橫恣通誅就著撤回兵馬勦處不必待奏可卽便宜行事軍中

一應有功人員俱從公敘來其餘皆依擬該督撫悉心行  
欽此又近閱邸報該山西道監察御史李時華題爲三省  
干戈幸戢萬年計畫宜周恭陳一二膚見以備善後采擇  
事內開條議十款就中彊半多言黔事就經備行布按二  
司監軍紀功守巡各道會議前來看得播州善後事宜統  
言播事兵部釐爲十款析言黔事李御史列爲十款詳哉  
乎共言之矣當局者迷觀局者智本院愚迷於局似亦可  
以無言顧計者取多謀者從可聖明稽於眾或不嫌於互  
發謹以膚見釐爲十二條或爲諸臣已言而申明之者或  
爲諸臣未言而專陳之者總之抒一得之愚爲地方長計

耳如或葑菲可采瓦礫不棄伏乞敕下兵部再加從長酌議覆請施行等因會稿到臣該臣看得播州平定改土設流業奉明旨無容別議惟是稽之舊制原隸四川但貴州在十三省之中最爲狹隘瘠薄今乘此平播之後而割地以益之又以楚地之最遠而近於黔者改隸之則幅幘漸擴居然西南一大都會矣至於裁減協濟賑恤增築諸事皆固圉甯民還定安集之上務所宜急爲舉行者臣參詳再四所見相同除改設郡縣遴選將吏五司改流清查黃冊四款俱關係播州臣已於平播善後疏中參以蜀事另行會題外其更易轄屬等八款俱係黔事該臣會同巡撫

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議照前事俱在可行相應題請伏乞敕下該部查議題覆施行緣係逆賊甫平邊圉未輯敬陳善後事宜以備采擇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款具本專差承差黃可美齎捧謹題請旨

計開

一議更易轄屬楚黔接壤撫屬錯綜如黎平府永從縣近楚之沅州去黔千五百里而遙反屬於黔平清偏鎮四衛近黔之鎮遠去楚二千餘里而遙反屬於楚卽云犬牙相制翻成彼此推諉頃者酋犯偏橋而楚不能捄比者苗犯

黎平而黔不能抹卽黔有播患而黎平永從無一夫一粒之助非不欲抹助也鞭之長不及馬腹勢也合無以黎平一府永從一縣改隸湖廣鎮遠偏橋平溪清浪四衛改隸貴州文武官軍俸糧歲費公用悉仍其舊則軍民合爲一家上下不相秦越卽有寇警誰能諉之伏乞聖裁

一議裁將留兵頃者播患方殷黔之將不得不增今日逆寇蕩平黔之將不容不減清浪參將原屬於楚非黔專官無容議矣黔中下六衛無一重將何以彈壓則興隆參將似不當裁都清守備當仍其舊龍泉既有守備則婺川參將石阡都司應裁壩陽普安迤西三處既有守備則畢節



參將應裁省城既有遊擊則守城守備當裁播賊雖平苗  
寇未剪總兵標下留兵一千三百爲二營興隆參將部下  
留兵一千二百內分其半爲一營守興隆隸參將部下分  
其半爲一營守平越隸都清守備部下以爲下衛之保障  
壩陽兵三百分其半移隸安莊貴陽留兵一千分爲二營  
以爲省會之爪牙第養兵三千五百餘名每年約費三萬  
五千餘金貴州無從出辦相應於贍餉內暫支俟二三年  
後地方大甯徐徐議撤婺川參將王鳴鶴陳良珝俱將楚  
兵聽楚中去留畢節參將朱鶴齡都司錢中選守備杜鶴  
鳴合無免其赴部另補別缺至於總兵駐劄昔在銅仁以

故沈尙文之杜門童元鎮之託身跡爲免窟眇若越人節  
經兵部題准駐劄貴陽夫非於銅仁疏而貴陽親也貴陽  
近播而銅仁去播遠也總兵官似當仍駐貴陽待年餘大  
定之後以春夏駐貴陽秋冬駐銅仁永爲定例無許偏安  
一隅伏乞聖裁

一議四川協濟黔省土瘠民貧不及中州一大縣其歲供  
之費往往取給於楚蜀之協濟查四川烏撒鎮雄東川烏  
蒙等四府每年協濟貴州本色糧一萬四千三百二十四  
石折色糧銀三千一百兩查每年解納不及十分之三播  
州協濟糧銀每年三千一百六十四兩七錢楊酋拒命遭

負不納自萬歷十八年至二十七年未完銀約二萬九千八百三十餘兩酉陽每年協濟銀七百兩自萬歷十九年起至二十七年共欠三千九百六十餘兩徒負協濟之名無益軍興之實此在無事日猶不可况今逆酋甫定地方多難之時乎祇緣四府酉陽襲職不由貴州渙然不相統轄卽錢糧逋負旣無可罰之俸又無可降之官至於屢催屢負末可如何以臣等之愚四府酉陽卽不能割隸貴州至其襲職起送四川撫按會同貴州撫按批允而後襲則彼猶有所畏憚此一策也不然請乞嚴旨責成四川布政司立法嚴催催完總解載入職掌無得秦越相視又一策

也不然請責烏撒同知東川烏蒙通判駐鎮本府督催四府協濟請責重慶府管糧府佐督催酉陽協濟其給由陞遷四川撫按會同貴州撫按考覈視協濟之完欠爲殿最必完及分數批允乃許離任又一策也舍此三策而欲藉悠悠難必之協濟以充嗷嗷待哺之正供欲保貧軍之不轉爲溝中瘠也必無幸矣伏乞聖裁

一議楚省協濟黔中軍餉仰給楚中湖南一道所轄長衡郴府州縣每年協濟貴州糧銀三萬七百二十兩零遞年遞負不以時納自萬曆十四年起至二十七年止共拖欠銀五萬三千六百五十兩零而長沙府屬逋欠尤甚良由

貴州撫臣兼制止及湖北不及湖南印糧官吏自以非屬  
怠玩成風雖考成每年查叅不過徒飾虛文卽完欠之數  
催促逾年而文始至極重者止於罰俸而止彼何所憚而  
汲汲完異屬之餉耶今楊酋甫定黔餉一空合無將湖南  
一道屬亦隸貴州撫臣節制其印糧官給由陞遷照依湖  
北例具文於貴州撫臣考覈錢糧有無完欠方許給由離  
任夫常德去長沙咫尺耳常德可屬又何惜一長沙若長  
沙不屬貴州節制則拖欠之餉終無完日貴州之軍終無  
飽時其爲關係良非淺細伏乞聖裁

一議驛傳協濟貴州四面皆夷中路一線實滇南出入門

戶也黔之設專爲滇設無黔則無滇矣國家輿地以雲貴爲極邊舊制倉驛小吏俱給符驗蓋憫其險遠耳以故流官中無論方面卽倉驛之陞轉皆馳驛也土司中無論進表卽貢馬之差遣皆馳驛也鄉官中無論方面部臣卽教官舉貢會試入京皆馳驛也蓋以極貧極乏之區當極苦極煩之差撫臣日夕挂號堆案盈几欲裁之則行路嗟怨欲給之則夫馬逃亡欲處置之則帑藏空乏衛官貧而不能賠急之則閉戶驛官卑而不能支急之則逸去惟有仰屋浩嘆而已查得貴州之驛非若中原之地征民間之錢糧買馬走遞也又非若他省之馬戶有姓名可拘束也舊

例俱輪土司走馬至於下衛則播州五司居其半自播州  
弄兵五司出亡平越興隆黃平之馬一匹不到今播雖已  
滅五司猶未返舊疆驛馬之困猶然如故頃撫臣不得已  
疏請於上借滇楚稍閑驛分各馬十五匹分發平興共濟  
時艱至今俱未解到黔中以貧故累及二省甚多此亦必  
不可得之數也查得黔中道路黔之往來居十之四滇之  
往來居十之五楚蜀之往來居十之一每年雲南止協濟  
一千五百兩遇入覲年加一千兩似覺太少合無每年加  
增一千五百兩入覲年再增一千兩如數依期解黔分給  
各驛俟五司改流之日錢糧上納不乏仍將滇銀照依原

額臣等又查得黔中原無水路至於鎮遠始有小江可通輕船逕至辰沅常德會典載鎮遠清浪俱名水馬驛良有深意合無鎮遠清浪多造小船一切過往如御扛齎奏及部院方面仍從陸外自有司以下至於二省會試舉人卽有真正勘合牌票亦給船隻則平清晃州諸驛又得少蘇伏乞聖裁

一議增設駐鎮看得黔地多陋習而無善俗則以上下諸衛未設流官以武弁馭悍卒狠者如虎馭羊弱者如貓伺鼠如之何其不多盜也往年曾設都勻府推官駐鎮新添矣貴陽府通判駐鎮畢節矣邇年增設貴陽府同知駐鎮



興隆矣儻再增設鎮遠府推官一員駐鎮偏橋都勻府同知一員駐鎮平越一衛之屯糧歲用責之收支一方之詞訟刑獄責之問訊一驛之馬匹館銀責之料理文武官評責之填報士習民風責之表率夷行苗俗責之化誨衙署不必建置取之本衛之公館俸薪不必編派取之各屬之缺官僕從不必雇募取之衛所之戍卒無更弦易轍之煩而有用夏變夷之實黔之黎庶尙亦有利哉伏乞聖裁一議賑恤殘民楊酋煽亂流毒三省黔屬咫尺尤切剝膚兩年之間一犯偏橋再犯黃平三犯飛練四犯東坡而下六衛殘五犯龍泉而思石燬六犯河渡而貴陽震其未犯

地方大兵經過荆棘叢生轉輸糧餉則有運夫之苦防守城池則有保兵之役男停其耜女空其柚驛遞蕭條道路邱虛小寇竊發餓莩盈野陰雨連月禾稼不登元元嗷嗷莫必其命邇者大兵甫定瘡痍未起若不重加周恤則死者之冤氣彌天生者之號泣塞路恐播之餘黨一呼而號召之在在皆賊也爲今日計止有議蠲議賑二事然貴州錢糧堇堇亡幾何一議蠲則衛所官軍勢必枵腹待哺惟有賑恤一款似當急議而倉庫已竭無從發棠合無於贖餉內存留若干行守巡各道責成賢有司查覈羅害之輕重流離之多寡定爲賑濟之差等庶恩周蔀屋民不流離

伏乞聖裁

一議增築外城貴州在昔爲荒服至元始立爲順元路初屬四川改屬湖廣又改屬雲南原非重鎮卽設城郭不名金湯本朝始立爲貴州布政司屹然與楚蜀滇鴈行矣第地方旣褊人民未輳國初建城率因元舊而城址狹隘牆垣卑薄因陋就簡攀援可登二百餘年以來比關生齒旣繁且稠與城中埒頃者楊酋聲言渡江直走貴陽關外居民奔沓入城填滿城闔寄住街市無屋可貯無址可屋翹翹而危嘒嘒而懼當時士民卽有增築外城之呈顧時倥傯不暇議工又乏金錢誰與爲貲及今賊旣滅矣燕雀處

堂亦响响然樂矣臣聞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貴州本苗夷四戰之地非百年無事之國稽之史冊聞之父老未有五十年不用兵者今播州卽平皮林未勦東坡雖通九股尙存儻復有楊酋者出而後爲之所則晚矣在昔淮安揚州廣州餘姚俱因倭亂之後增築外城倭無所掠遂不敢近若貴陽得援此例築一外城內固舊堞外增新壘卽有烽燧民不遷徙此尤地方之利也黔中南達滇雲下制辰沅上下二千餘里衛所諸城極卑極薄不足以當富室之一牆今旣不能一一增高而省會又無嚴城脫有緩急直破竹解箴耳念及於此則國家藩屏之

長利也查得外城估計約三萬金儻於臍餉內動支一歲  
可完一勞永逸一費永安惟此時爲然乎夫徹桑未雨畜  
艾未病及雨且病則無及矣伏乞聖裁萬厯二十八年十  
二月十六日

六乞歸疏

奏爲孤臣危病已久地方事勢甚急乞亟賜點用以保遐  
方以全子道事臣聞訃感疾不能候代已五次疏請不知  
能徹天聽否乃今病日久事益急更有不容默默者蓋向  
來臣雖憂病不支尙有按臣在事爲之經理也今按臣崔  
景榮復於十二月十七日聞憂十八日起身回籍矣夫一  
方之事全在撫按如網之有綱裘之有領乃今一時俱缺  
不知羣吏何所稟承萬民何所依恃此急乎不急乎從來  
候代之官雖云照常行事然止總大體擁名位以繫屬人  
心而已自不能一一照管也况臣久病垂危則身不能事

事近又赴境上候代則勢不能事事更蠹民艱莫之體察  
軍機夷情槩從隔閡此急乎不急乎且非獨於此也近日  
總兵吳廣以兵變被論蒙部覆亦擬回籍矣一方大吏文  
則撫按武則總兵一時並缺脫有不虞之變突然而起誰  
爲發縱誰爲奔走此急乎不急乎夫此猶論地方事也若  
臣之身臣之家臣之情千辛萬苦千險百阻姑不贅言論  
其大者自古無不丁憂之官無不奔喪之子惟金革之事  
乃從其權而今又非其時矣向臣聞憂之初陛下留任之  
旨方頒臣破賊之疏已上方自幸免於奪情免於墨纓艱  
苦凶閔之中尙可釋此終身之一憾乃今聞喪已八個月

矣而杳無歸期無奪情之名而有其實無墨纓之事而有其似無金革之變而不得安於居廬讀禮之常三綱淪九法斃中國而夷狄冠紳而異類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一旦至此也臣卽不爲一身惜爲一家惜獨不爲一世之綱常萬古之倫理痛哭而流涕乎則惟有積憂積哀以至於死亡而已夫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向者與賊對壘臣卽以憂勞死以矢石死亦自甘之何者爲國捐生卽死賢於生也乃今則何名臣蓋不能爲之解矣異日遼東延綏福建撫臣之缺亦久推不下然至於應天缺出則非久卽代陛下亦以應天撫臣值親之喪與他處不同也臣非



生於空桑獨奈何而不以人道處之坐令其積憂積痛客  
死遐方若爲賊報讐然者蓋臣且不暇自惜又爲國家之  
用人惜也以此不避煩聒再爲瀆擾伏乞陛下將前推四  
人亟賜點用俾臣得交代而去是豈惟爲臣一身一家計  
卽四蜀之封疆可保萬古之名義不虧異日緩急用人受  
事者亦免於我躬不閱之懼矣臣無任向闕哀鳴之至緣  
係孤臣危病已久地方事勢甚急乞亟賜點用以保遐方  
以全子道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鄧一安齎  
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奉聖旨吏部知道

乞優處府佐疏

題爲有功府佐因病乞休乞賜議處以勸勞臣事據四川重慶府申奉臣批據本府推官高折枝呈爲夙病忽發不能供職懇乞俯容休致以延殘喘事內稱患病乞要休致由詳奉批播州新定經理維艱以本官有才有守任勞任怨選擇而使眾謂得人何事復有此請耶且播平已逾半載彼中需人甚急方在題請何可言他仰重慶府諭留仍令作速入播視事毋再遷延繳該本府知府傅光宅看得本官以征播在營身親戰陣苦心勞力血氣爲傷兼之衝冒煙嵐坐臥泥水成功還府兩股出血水許多此同府官

所共見者涪州查米遂感痰暈是的播州新創郡邑百事  
叢脞本官才委有餘而病誠不便似應俯從調理以全其  
志別議擢用以酬其功等因到臣卷查先該臣看得播賊  
湯平疆土廣闊應建郡縣以司治理第經營草昧之始必  
須增設兵備憲職方得內修戎備外震諸夷與夫創修衙  
于城池興復學校驛遞或訓練士馬以振威武或建立鋪  
舍以司傳遞或清理疆界丈量田土或綏柔軍民安輯反  
側及欽遵明旨賑濟等項事宜俱關喫緊該臣先後行委  
推官高折枝親詣播地專攝兵備事務逐項修舉查議停  
安開款呈詳具題間隨據本官稱病具辭已經批行入播

視事去後續據本官又具呈稱職本北人不便南中風土  
自吏蜀以來听夕奔馳日惟往來危峰湍流間以致感冒  
風寒時發痰火累藥不效久欲求歸獨念播賊猖狂地方  
戒嚴王事孔棘誼無避難勉彊服勞本年二月從戎入播  
六月始還八月又入料理九月盡始還風餐露宿臥雨眠  
霜使溼氣交流兩足遂成風瘡每日出血數升漸且成痿  
日夕幽憂寤寐焦苦飲食減少痰火更甚今十一月初二  
日因奉本部院憲牌催發涪米賑播爲是職親詣涪料視  
米船忽然昏眩倒跌舟中不省人事延醫診視皆云心胃  
內傷非旦夕可愈職思身與官孰重力疾服官使身不可

救藥豈人之情況今見奉憲檄委攝播州兵備職任事務重大益非奄奄病軀能勝若不量力而輕負重任豈第積勞成瘁病不可醫身不可保將恐方千里新開疆土不能以時綏懷安集其如地方何呈乞俯憐驚駘下質無益於時早容休致放歸田里就醫調治苟延喘息等因由詳前來已經批行該府諭留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外官有病卽准致仕例也所以爲擇官而避難者戒也然亦有不可以例論者蓋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則宜以非常之格處之若高折枝者何如人哉折枝爲推官已五年往矣其執

法之堅守已之介決獄之明任事之勇備在撫按薦章姑  
且勿論自播事初起綦江始破重慶之人皇駭奔走莫必  
其命時道府皆不足倚折枝以一推官獨挺身倡率效死  
勿去文武士民倚以爲重當是時微折枝在城卽城內當  
自變後值進兵請自領兵當一路以一文臣卑官而當元  
戎之任尤爲異常至其破官壩營以解思石之危奪桑木  
關以爲諸路之倡壁海龍國前門以收滅賊之效諸凡戰  
功臣敘功疏內言之已悉無容更贅旣出營臣卽委之散  
兵委之善後曾以病辭臣彊使之折枝不得已復挺身而  
往時播地新經戰伐之後死屍相枕血肉狼藉愁雲毒霧

行路酸心而折枝奔走拮据乎其間招流移分田土修驛舍安軍兵漸有次第而病遂不支矣然則折枝之功始終在播而折枝之病始終亦以播夫人臣不難出萬死一生爲國家夷難闢土乃甫成功而以病棄之無乃非人情乎折枝與同知張鼈同入播善後鼈已病死折枝復以病廢則爲國任事者非死不足以取信此志士所以灰心豪傑所以解體也查折枝歷俸五年屢經首薦卽在常格亦應推陞行取臣近日敘功亦擬於在京清要衙門推用但其病勢已深孤身宦邸難以久待似應稍破常格卽爲推補使得回籍調理從容赴任則不但以彼長才不就廢棄卽

國家緩急有事就便使之尙可得其尺寸之用非無補也  
伏乞敕下吏部查議如臣等所言不謬卽將本官於在京  
相應員缺推陞遺下原缺另行銓補庶用世者無棄才之  
嗟而感恩者思報禮之重矣緣係有功府佐因病乞休乞  
賜議處以勸勞臣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  
治道齋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部知道



糾叅黠帥疏

題爲黠帥投賄汙人義難受辱據實糾發乞賜議處以明臣節以警官邪事臣以一介書生弱冠登朝服事陛下幾三十年生平砥礪名節頗爲士大夫所信坐是塵忝游躋九列目今幸竣播役持服東歸自惟營葬先臣供養母氏長爲農夫以沒世庶幾爲萬厯完人矣乃不意有無知武弁投賄行私汙人名節義難忍辱不得不據實陳之陛下之前臣自去年六月入蜀時值兵戈擾攘地方阡危臣嚴禁所屬文武司道總兵等官一切下程等項槩行停止於時上下倥偬亦自無以一菜及臣門者至今年五月丙聞

臣父之喪發哀成服後旋思所屬文武官員或以臣值此大故舉行奠禮臣卽卻之未免勞費因卽移文所司嚴行禁止於時州縣有司不敢舉行其鎮道大吏尙以臣終天之戚仍具禮行奠臣謂祭文無不受之理因各受其文一篇餘盡卻之時四川總兵吳廣備禮親奠貴州總兵李應祥備禮差官送奠臣俱止受其文一軸尙有原任四川總兵劉綎與吳廣同城獨不行奠湖廣總兵陳璘與李應祥事體相同亦不遣奠臣甚多之謂二臣獨能守臣之約如此而不虞其有他腸也比臣抱病自重慶返成都行至中途接到劉綎公文一角內一稟大槩述其感臣使過之仁

俾得效犬馬之勞不致終身蒙詬末云太恩府仙逝綖以門下受恩最深者不獲躬叩靈几之前一申芻獻罔極之義謂何前差劉茂林往北直隸呈蒙頒賜應付業已專官代叩潭府少紓積誠冒干節鉞伏乞海涵等因內所稱差往北直隸頒賜應付蓋先是平賊之後綖卽差人具稟向臣言值此大捷總兵官當差人赴京打塘報緣見任總兵各有火牌綖係革任無火牌求給一張又云差人由水路去求填湖廣河南北直隸臣卽填與之仍謂其人曰報功只報功卻不可揭害別人淆亂是非爾將官好爲此事須說知之其人應而去蓋臣以爲果赴京報功而亦不虞其

有他事也及見其稟帖稱往奠臣家始不勝驚駭乃答之云來揭念及先人甚感但專官代叩潭府之說萬非所宜不孝家下並無一人止託縣官差人守門大小事皆白之縣官即使至亦不得達况不孝方在此敘功而將軍乃差人於家行奠不孝生平謹交際避嫌疑儻致別有舉動則將軍一場辛苦又成空矣君子愛人以德惟將軍體之若已差人卽當趕回庶免多事此肝膈之言必須體諒無至遺悔仍面諭其人云傳與爾總兵彼若送禮於吾家吾必叅之其人亦應而去旣臣到成都復接到陳璘公文一角內一稟大槩亦敘其感臣薦拔之意末云軍中聞太對君

仙逝不勝傷悼維時身在敵境心急逆首故弗獲匍匐几筵一申弔唁伏念本職荷特達之知恩同覆載推太封君本原之自義比生成除差官卽日起程馳赴相府致奠几筵外爲此具稟伏乞台慈俯垂鑒諒等因臣於時已臥病在牀仍口占答之云先君之變諸將軍皆以一奠見還不孝爲受一軸成禮而已此道義之交也來揭云行奠於家不孝在蜀而行奠於家與誰爲交際乎此賄也非禮也不孝生平謹交際尤避嫌疑果爾者彼此不便望將軍已之凡臣所以答二帥者辭嚴義正明示必叅以爲二臣卽有不肖之心亦必咋指自阻卽有出疆之使亦必裹足不前

臣可以相安於無事矣至今十一月內又接到陳璘公文一角內一稟稱臣父之變欲親來弔奠因水阻不前旣致奠臣家又聞人終辭今具祭儀少申微忱內一揭開文一軸香一炷豬羊席帛之類共折銀四十兩臣念屬官折銀充奠甚非禮體但旣以行奠而來亦難過責因受其文一軸香一炷其折禮仍令原差帶回仍以數語答之述其不受之意臣以爲第卻其禮亦可相安於無言矣比近日臣有家人自原籍來得臣母舅與臣家書則言陳劉二總兵先後差官至臣家俱云行奠禮緣臣父臨危時曾有遺囑言臣臨行時與言別事不要緊惟賊未滅時播州差人不

可令一字及門賊旣滅時將官差人不可令一字及門臣  
母舅守此戒約以故二將差官不令至門其劉綬差官令  
人語臣母舅轉白臣母言其所齎謝禮銀一千兩金一百  
兩玉帶一束祭禮銀二百兩懇求許其送進臣母驚懼言  
豈有以千金行禮者亟逐之去不將捕之送縣其人不得  
已去仍至按臣崔景榮家送禮按臣之父亦罵而逐之遂  
去其陳璘差官知劉綬禮未受諭之卽同未云數目亦未  
至按臣之家等情臣閱之不覺汗浹背髮指冠仰天椎心  
而泣下沾襟也夫臣至不才無足比數然是陛下節鉞之  
臣而遐方遠人所觀聽而承式者也奈何其以賄汙之夫

金以百計銀以千計其取數也多其爲賄也重矣臣豈有  
遺行耶奈何其以重賄汙之臣聞君子不家於喪曾參之  
簣黔婁之衾仁人孝子必盡心焉臣父生平以清白教臣  
卽垂危而不忘臣之言以戒敕於家其爲臣名節計亦以  
至矣奈何其身後而假喪禮以重汙之嗟乎以臣之不才  
而辱之及於親臣之罪於是乎通於天矣夫璘臣所請置  
者也縱方爲世大詬臣所排羣議而留之者也今幸而成  
功矣蓋璘德臣甚縱德臣尤甚其爲此舉以報德於臣所  
不可知且當臣敘功之時一面送禮一面投揭冀以申臣  
之心而爲彼長價亦不可知顧愛羊愛禮人各有志二臣



欲以貨財報臣臣亦欲以名節報陛下奈何其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欲貽之以不韙之名而貶其節耶至於敘功一事則臣自出師之日已誓之於天矣曰賞罰功罪之不明明神殛之死不旋踵逮及闔門永絕其嗣此甯可以貨利動之而令食其言者何物奸帥妄意窺臣嗟嗟二臣亦可謂心勞而日拙者矣夫璘之所遺臣於蜀者其禮雖侈然比之劉綎不啻懸絕第其走使臣家之心則臣前所言爲賄不爲禮也旣已遣使行賄爲數當不止此其後見臣之答書太屬懼有糾劾因亟爲此舉以稱臣之意臣旣已不墮其術亦何忍復逆其詐此可無論惟劉綎以千金

汙臣又求牌於臣手報數於臣家機械甚多猥鄙可厭臣有不能爲之解者參照原任南京後府僉書革任同衛今充爲事官劉綖勇而無禮久馳跋扈之聲貪而畏人未見簠簋之飭方在論功而行賞輒先重賄以相投今日蠅營狗苟之態堪羞異時虎噬狼餐之狀可想論將固難拘夫一節當官自宜謹於四知此一臣者所宜亟行究治者也綖於平播論功居最未錄其功先摘其過似非國體且二帥昔爲臣之愛將今爲國之功臣一意暴揚略無寬貸似非人情况臣旣未入其賄卽槩置不參亦無不可但綖賄臣甚多辱臣甚大臣旣知之而隱默不言知之者謂臣納

汙含垢保全功臣不知者謂臣隱忍摸棱別有希冀則是臣以陛下之權爲媒以臣父之喪爲餌而以今日一番武功爲營私肥家之地也臣卽死有餘辱矣以故躊躇再四不得不據實論列伏乞敕下兵部議處以戒姦貪查緝先年行賄曾經叅論而略無悛改似已無所用恥者今卽不能沒其功仍宜禁其再用無令以貪黷遺害於行伍以窺闕貽玷於縉紳庶武臣知警官邪可清再照伐國不問仁人游士不求貞女古之操行有聞者雄藩寢其邪謀大吏減其騶從蓋至暮夜而有故人卽揮之不入亦以後矣况以開闢授鉞之司當寢苦枕塊之際而行間將帥輒爾趾

錯於途幣交於道此足以明臣之無令德而有違行也豈  
惟辱身辱親卽輕朝廷羞當世之士亦以甚矣臣已奉旨  
同籍無官可罷乞敕下所司議法行罰削籍除名以爲人  
臣望輕取侮者之戒臣愚不勝拳拳緣係黠帥投賄汗人  
義難受辱據實糾發乞賜議處以明臣節以警官邪事理  
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齋捧謹題請旨奉  
聖旨兵部知道

七乞歸疏

奏爲病臣久不奔喪關係名教非小懇乞聖明速賜放歸以全倫理事臣自本年五月二十二日聞先臣之訃臣方督官兵攻逆酋海龍國未下臣聞變哀痛恨不卽死屬皇上特旨畱臣責以賊平事定然後回籍守制臣直經徒跣據地草檄督過文武將吏良以逆寇不可不平皇上以權變責臣而臣仔肩重任亦不得不以權變遵奉以臣之菲陋何敢言移孝事君蓋事體機會方在緊急不當以一家骨肉之私蔑朝廷萬全之舉較於禮法之正非惟萬不得已其去倒行而逆施者無幾矣使事在得已責有可分臣

必不敢以此自處皇上亦必不以此處臣此蓋無賢不肖知之者何也父子之親根於天性奔喪之禮達於上下爲人子而不奔父母之喪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皇上尊祖敬宗孝治天下豈於微臣區區此心而不之察自平播以來已半載於茲矣臣於七月自渝入成都悲慟傷惋竊謂逆賊之擒皆皇上之神武戡定翦除三方無患而臣也命薄數奇不足居成功之美福過災生所天摧隕反覆熟思使以勳名易奉養以鼎牲代藜藿孝子有心必不忍舍彼而取此因是纏綿忡悵遽感重疾久變爲瘵一病不起幾三踰月臣之不死僅一間耳幸而數旬以來稍有起色而片

心如焚千迴百轉每一念生輒至昏憤此省城道將諸臣所共見聞臣何敢欺也臣六次具題皆伏枕口授頗極哀懇未蒙省察吏部數次催請督臣未蒙點用聖意高明豈能窺測臣再伏思陛下業已許臣同籍其所未允代臣者耳臣禮當奔喪無復可疑守禮而行無復可恤陛下試觀古今烏有不奔喪而可爲人子者惡有不可爲子而堪以任使者臣如守宿留之迹體眷盼之慈素衣韠而閉門持藥匕而待命何以異於不奔喪者如此則父子之倫置而不用忠孝之道潰而不明禮法滅倫理壞中國化爲夷狄人類變爲禽獸奈何以臣一身處積勞之後蒙不次之恩

當此不韙之實而開天下後世議論之端爲陛下聖治累也昔吳起魏之名將母死不歸會參絕之溫嶠力扶晉室克致中興絕裾不返卒得罪於名教臣心傷其事身遭其故豈能自己而不哀鳴於君父之前乎屬者按臣崔景榮一聞父喪卽日就道臣於垂死病中每一思之拊牀慟絕又以爲承明聖非常之眷而牽延以犯人道必不可赦之罪羈縻以成盛世必不可有之事拙於報恩甘於在醜臣何於大不幸之中獨遭其窮若是之極也臣心已碎臣情極苦伏望陛下哀之察之卽於吏部所推四臣點定一員俾其前來交代臣歸而卽死猶生之年報皇上天覆地載



之恩世世不足盡也不然臣卽能負臣父不能負倫理卽能戀皇上不能甘罪戾臣願以旗牌印務等件封付四川布政使司臣還家席藁待罪臣不勝戰慄哀懇之至緣係病臣久不奔喪關係名教非小懇乞聖明速賜放歸以全倫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秦學仁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川省蠲免疏

題爲播事告竣民隱堪憐懇乞聖恩酌議蠲恤以廣皇仁  
以蘇積困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憲牌照得播賊猖  
亂調兵征勦師行糧從所需甚急如上東下南二道萬厯  
二十七年分上南下東并西北四道二十八年分各所屬  
州縣始以額徵稅糧有每石改運本色火米七分之派繼  
以全省地畝復有照糧每石加徵一錢二分之派又以丁  
糧在上東下南二道雖不徵銀有出夫運餉之派在上南  
下東西北四道雖免出夫有幫運腳價之派此外又有器  
具之造作物料之取用百務叢集悉出民間連歲之苦不

可勝言今逆賊旣平前項瘡痍之民若非破格蠲恤何以  
慰更生之望仰司卽會按察司備查上下東南西北六道  
要見何道最苦何道稍次卽今作何蠲恤逐一分別酌議  
停妥務使小民日前可免徵輸之苦用霑朝廷浩蕩之恩  
其蠲免之數應以何項抵補俱要一併議報以憑會題施  
行又蒙巡按四川監察崔御史憲牌亦同前事蒙此查得  
上下東南西北六道所屬州縣前項年分夏稅秋糧每石  
改徵火米十分之七後雖以賊平停止然在上東下南二  
道則已全完在上南下東西北四道頭運二運亦已次第  
運赴軍前聽支訖及查先奉兩院案驗准戶部咨爲夷氛

甚惡天討宜彰急發餉銀以佐軍興等事該本部覆議太倉懸罄則動支爲難各省空虛則挪借尤難惟是東征時曾於北直并浙省地畝加派以濟一時應行四川將通省夏稅秋糧共一百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四石零每石加銀一錢二分每歲可得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零第以時窮勢急不得已而取不得已而用以濟急公候事完減免等因覆奉欽依移咨備案行司遵將二十八年分稅糧照數加派解充軍餉訖又奉兩院案驗准戶部咨該工部左侍郎趙可懷奏爲患切剝膚等事該本部議行四川撫按轉行該布政司將運糧事宜酌量州縣大小派運

若干其腳價等費編派見在丁糧不論應否優免一例徵銀在官雇夫運納等因覆奉欽依移咨備案行司內開上東下南二道去播稍近則就近派夫轉運免徵腳價上南下東西北四道距播寫遠則徵銀解作募價免行派夫等因遵照通行各道分別派夫徵價領餉轉運聽支訖又奉兩院案驗准戶部咨爲播寇蕩平遵旨奏免加派錢糧以蘇民困事該本部議將二十七年十月內加派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零遵旨減免等因題奉欽依移咨備案仰司通行道府州縣一體遵照等因俱經奉行外今奉前因該本司左布政使盛世承會同按察使沈季文議

照播賊犯順興師致討一切緊要軍需所費不貲查止奉  
內帑發銀七萬餘兩并鳳陽解銀八萬五千五百六十兩  
其餘無一不取給於本省亦無一不出自民間在上東下  
南派夫轉運負重涉險衝冒瘴癘轉於溝壑者甚眾其苦  
稱最在下東上南及西北四道火米夫價在在催督無不  
剗肉剗膚以佐公家之急其苦稱次今仰仗天威一鼓蕩  
平而瘡痍凋敝之眾元氣已索然盡矣及查萬厯元年川  
省大征九絲事竣蒙將該年以前小民拖欠各項錢糧悉  
從蠲免萬厯十四年以征勦松潘事完蒙兩院題將該年  
夏稅秋糧免三徵七今征播之後較之九絲松潘其難其

苦不啻數倍照例請蠲委不容緩及查二十七年分秋糧上東下南二道改徵本色火米十分之七與折色三分及上南下東西北四道本折兼徵俱已盡完無容議減二十年分稅糧上南下東西北四道改徵火米十分之七上東下南二道夏秋銀米并正稅之外每石加徵銀一錢二分一應全蠲一應減免但二項銀米自派徵之後有盡完者有完過半者有通未完者用是議蠲議抵似屬不便若將已完另項收貯未完悉行停止則先完者偏受其苦未完者坐享其逸且恐不肖有司及猾吏積書將已完者乘機乾沒捏作未完而多完者隱作少完及至派徵應納分

數又復藉此局騙高下其手弊端百出莫可究詰是朝廷徒有撫恤之美意而百姓未受寬減之實惠似不容不一爲之酌處者所據該年分稅糧仍應照舊盡數追完分別起解聽支請將二十九年分應納稅糧內以上東下南二道蠲免五分下東上南二道蠲免四分西北二道蠲免三分此外每糧一石再於該年扣免一錢二分以補今歲完過之數用普朝廷浩蕩之恩以恤蒸黎陪累之苦至於抵補一節查得四川通省每年額徵稅糧九十七萬六千五百四十二石七斗內本色米收七萬八千五百四十八石七斗折色銀七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六兩據其額派雖



若有餘然遞年全完者少而逋欠者實多也且歲出上用  
扇柄絹疋茶蠟藥材及宗儀祿糧官吏師生俸廩松潘安  
縣威茂建馬等邊官兵糧餉等項共該銀六十三萬五千  
一百兩米七萬八千五百四十八石四斗皆係必不可缺  
者是以一歲之入僅供一歲之用茲計上東下南二道歲  
額糧銀三十三萬五千零二兩米二萬一千七百六十一  
石七斗蠲免五分應該減徵銀一十六萬七千五百零一  
兩米一萬八百八十石八斗五升實徵五分該銀一十六  
萬七千五百零一兩米一萬八百八十石八斗五升下東  
上南二道歲額糧銀九萬九千三百六十三兩米二萬三

百零三石蠲免四分應該減銀三萬九千七百四十五兩  
二錢米八千一百二十一石二斗實徵六分該銀五萬九  
千六百一十七兩八錢米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一石八斗  
西北二道歲額糧銀二十九萬一千四百零一兩米三萬  
六千四百八十四石蠲免三分應該減銀八萬七千四百  
二十兩三錢米一萬九百四十五石二斗實徵七分該銀  
二十萬三千九百八十兩七錢米二萬五千五百三十八  
石八斗共蠲免銀二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六兩五錢米  
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七石二斗五升每米一石以六錢計  
算該折銀一萬七千九百六十八兩三錢五分共該蠲免

減徵銀三十一萬二千六百三十四兩八錢五分又蠲免  
加派地畝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但司庫近因  
軍餉支用幾盡各府州縣支贍銀兩亦各接括無遺前項  
蠲免之數共該銀四十三萬六千五十餘兩無可抵補查  
得征兵四路支贍軍餉存貯不等在綦南二路共贍有銀  
三十三萬九千五百八十二兩三錢在永合二路共贍有  
銀一十七萬一千三百八十五兩四錢在成都保順潼川  
建昌等府州縣衛亦有支贍銀四萬五千四百二十八兩  
六錢通共五十五萬六千三百九十六兩三錢於內量留  
二十萬以備播州善後營建之用餘止三十五萬六千三

百九十六兩三錢不足抵補又查有福建協濟貴州銀十萬兩因彼時起解未到於川省借過銀十萬解用原議以福建之銀補還今行取解至日抵充湊蜀其本年稅糧并加派地畝未完等銀俟今冬追完收貯聽支伏乞軫念民瘼早賜會題庶疲民得蘇等因呈詳到臣案照先爲前事已行該司會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川民連年疲困蓋更僕未易數矣所爲出之水火慰其飢渴者惟是蠲恤爲急故水旱則蠲採辦大木則蠲地方多故而興師則蠲蓋蜀人家鮮厚藏心極忠順一遇地方有事則竭力急公死亡不避逮至事甯而

民亦俱困轉徙流離之眾皆嗷嗷待命於上矣矧數年之間數役並舉而百姓瘡痍如今日者臣何敢不披瀝以請查自萬厯二十四年奉有採木之令凡五年於茲小民之竭蹶而趨折脛而斃者言之令人酸楚至二十五年天災流行則死且徙幾半矣至二十七年礦稅並興則財與力俱殫矣而不謂復有征播之役也自臣祇奉聖旨役在疆場凡軍前一應芻糧糗糒衣甲器仗火藥器具與夫礦運空運派夫派價編夫編馬及諸所取辦必不容已之費鎔銖孰非民財涓滴孰非民力赤子膏血幾何堪茲無已之役醫瘡剜肉反裘負薪臣有不勝其惻者矣頃者仰仗皇

上威靈醜賊蕩平絕無噍類地方黔黎靡不額手稱慶謂  
出水火而登衽席在此一舉乎惟是兵革之後閭閻消索  
物力凋殘析骸易子之民骨肉不保流離板蕩之地田舍  
爲墟扶傷捄死之家啼號未息儻非破格垂憐廣施蠲恤  
則殘喘遺民不死於賊不死於兵又死於賦耳查得川省  
先年征勦九絲及建越馬湖等處事竣之後該前撫按諸  
臣循例請乞蠲免荷蒙俞允往牒可稽今日播事視前事  
不啻百倍之難而所需民財民力亦百倍之蠲恤之議在  
今日更不容已者合無將四川萬厯二十九年分稅糧內  
上東下南二道逆酋荼毒已深小民轉輸尤苦蠲免五分

上南下東二道密邇用兵地方疲勞波及爲最蠲免四分西北二道奉文派徵腳價民財耗竭已多蠲免三分此外在通省又每糧一石扣除一錢二分免派以補前徵過地畝之數其前項蠲免及加派之數約該銀四十三萬六千五十餘兩議於四路并各府州縣衛支贍軍餉銀五十五萬六千三百九十六兩三錢內除二十萬留備播州善後之用餘扣三十五萬六千三百九十六兩三錢并貴州借過四川銀十萬兩移行該省於福建原解協濟銀內取還抵充湊蠲其徵派未完稅糧地畝等銀聽該司今冬追完貯庫正支脫或各州縣間有完不及數者卽於明歲應蠲

數內扣徵抵補不拘三分五分之例聽布政司於該年開徵之時分別會計施行則皇上雷霆之威旣除所以害民者而雨露之恩又急所以養民者遐方窮民享太平於有象而祝聖壽於無疆矣伏乞敕下戶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早爲上請施行地方幸甚臣等幸甚臣不勝激切懇禱俟命之至緣係播事告竣民隱堪憐懇乞聖恩酌議蠲恤以廣皇仁以蘇積困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齋捧謹題請旨奉聖旨該省供億用兵百姓疲困可憫所請蠲恤戶部便覆議來看欽此本部覆奉聖旨是



八乞歸疏

奏爲萬象皆春孤臣獨苦泣血籲天乞賜代歸以全子道  
事臣久不得代七疏陳情計已次第仰徹天聽乃近閱邸  
報止見下部未見處分臣驚心動骨無以爲計只得冒死  
再請臣聞毀行之士聖主必下其品數倫之朝哲士以規  
其邦五倫孰大於親百行孰大於孝親終而居廬守禮此  
人道之常何足爲孝然並此廢之則無人道矣人而不以  
人道自處是曰人禽鄉里所不親月旦所不齒也臣之聞  
訃自去年五月至今幾一年矣夫禮有奔喪爲在外者設  
有不得卽奔爲羈於故未卽行者設乃至經年而不奔喪

此何事何禮乎去歲自夏歷秋及冬日月雖深猶一歲間事也今又一歲矣甲子已更燧火已改天摧地折之人猶然旅食他鄉優游官署與尋常不殊此尙可以爲子耶不可以爲子尙可以爲人耶夫滿堂皆笑一人向隅而泣則舉座爲之不樂於今春也元氣流惠風轉草木羣生之屬皆欣欣向榮獨令臣拊心搶地以日爲年睹風木而自傷望枌榆而不見求死不得欲生不可陛下與物同春何忍令臣至此日者臣一病百日幸而不死有告臣者曰上或以獻俘敘功設官善後諸事未備不令爾歸臣爲之瞿然驚惕力疾勉圖向前諸事次第報完陛下亦爲之宜捷告

廟昭示四方謀反造逆之兇黨已駢首卽刑闕土開疆之  
庶官亦交臂受事從來候代之官亦止擁名器示彈壓耳  
於政事不一一親也臣獨揮涕含酸宵晝經理止爲冀得  
竣事早博一歸主父偃曰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  
臣之心事其殆類此乃今天地悅神人和夷漢搏心中外  
禔福獨臣羈縻狼狽死生無據居然自如不知陛下何令  
臣獨苦至是也夫以臣爲微勞可憐則宜少恤其私令得  
復其養生送死之常如以臣爲鬬茸不才不宜存恤則宜  
擇賢代之無令爲地方久累乃許之歸而不爲置代令在  
去就之間死生之際俾在世有不孝之子在官有無親之

人名行大虧倫紀全數此豈直非所以處臣卽覘國者且從而議其後矣臣每清夜自思悱惻無聊幾欲刎頸穴胸與舉魚同命顧死則不能棄臣母欲生則不能棄臣父展轉悲憤輒至殞絕常恐一旦遂死不歸令造逆者以爲口實任事者以爲殷監則不直不孝亦且不忠陛下必不忍令臣至此臣草此一疏殞絕數四惟望陛下哀憐而早代之不則惟有委而去之伏苦待罪而已臣據地痛哭不知所云緣係萬象皆春孤臣獨苦泣血籲天乞賜代歸以全子道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讓齋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請補播州缺官疏

題爲播地缺官乞賜亟補以營新造事照得播州初平臣已遵旨議改二府一州八縣及應用文武官員酌量陞調一面具題一面行令入播任事去後近接大計邸報內開該府新擬加銜調用同知王陞以原任知州不及降二級新擬加陞通判劉之瀾以原任知縣不謹閑住新擬真州知州陳應楨以原任通判不及降三級等因該臣看得三臣者臣取其才具尙堪驅使因調之入播不爲無意吏部覈其政行各有瑕疵因汰以計典亦非無因但大察重典三臣旣在閑住降調之列自當離任無容更議惟是郡縣

初設經營伊始卽今丈量田地安插軍民營造城郭急須得人料理所有原缺若待銓除豈不誤事相應徑行議補以濟急需該臣查得湖廣歸州知州孫鶴年才優繁劇民頌廉平去歲用兵之時臣訪其才器不凡調之軍前效用諸有委任咄咄立辦後以積勞成病不終事而還任未盡其才同事者至今服其幹濟用之播地甚爲相宜雙流縣知縣鄧宏烈心田忠赤幹理勤渠曾督施南兵破板角關臣已優敘其功擬加銜久任今宜改任始盡其長長壽縣知縣郭維屏宰邑大得民譽理餉克濟軍興臣嘗第各路小委官謂不辭勞怨不避險艱當以維屏爲最其政成而

資深似足爲優陞行取之儲顧此地此才幸而相值爲地  
擇官無以易此臣竊妄爲議擬謂孫鶴年宜陞播州新府  
同知鄧宏烈宜照原敘加同知銜管新府通判事郭維屏  
宜加同知銜管眞州知州事蓋播州開創之初地荒民散  
人不樂居自非資級稍優常情不無觖望夫盤錯之地資  
人經理常宜令有樂用之氣庶幾鼓舞從事不苦獨賢若  
官不加進舍逸就勞常有邑邑不滿之心則以其官爲雞  
肋而以其地爲石田始事廢弛終難整理是令官與地兩  
相厲耳故臣擬各官稍從優厚人情事勢自是當然非無  
以也臣已一面行令入播任事外合行題請伏乞敕下吏

部查議如臣所言不謬將孫鶴年等各照原擬陞職加銜  
行令到任管事仍照原題三年政成破格優轉以酬其勞  
遺下員缺另行推補庶新地得人善後有賴矣緣係播地  
缺官乞賜亟補以營新造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承差徐讓齋捧謹題請旨



繳寶劒疏

奏爲軍務事案照萬厯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准兵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該本部題照得近因播酋猖獗聲罪致討該科臣張輔之等題請欽賜督臣尙方之劒以重事權節奉聖旨賜劒准給發不用命的許先斬後奏欽此向來祇候頒給值今兵將雖已漸集而人心尙屬觀望伏乞敕下該衙門將科臣題允賜劒早行頒降本部馬上差人齎付督臣李化龍欽遵行事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隨該司禮監於文華門傳奉欽賜督臣寶劒一口恭捧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恭惟尙方寶劒頒賜軍中凡以整飭人心肅

將天討故一出而甯賊平再出而朝鮮定此俱案牒之可  
鏡者今播酋猖獗戮將屠城寇逼門庭患在腹心仰塵聖  
慮俯允所請照例頒賜以重事權務要矢滅此朝食之心  
嚴逗遛退縮之令期斬逆首懸之藁街上申國威下雪民  
怨庶幾仰副聖主倚任之殷而媲美於東西也合咨前去  
煩將頒賜寶劔恭收欽遵行事及轉行大小將領一體欽  
遵查照施行等因差官齎捧賜劔一口到臣該臣卽於是  
日恭設龍亭焚香望闕叩頭祇領隨督行三省文武等官  
一體遵照及將兵馬錢糧催餉齊備於萬厯二十八年二  
月十二日約會出師差官齎捧欽劔馳至軍前隨營監陣

欽遵行事至本年六月初五初六兩日官兵急攻仰仗天  
威國破賊滅兵撤事竣捧繳到臣臣惟播酋造逆致干天  
誅臣以一介書生獨踞三藩文武之上方苦才微望劣眾  
未服從加以我弱賊強人懷觀望迨調發幸集夫武勇乃  
心志更險於山川雖三令五申備極鼓舞顧此疆彼界終  
涉參差幸遇皇上重念軍令之嚴特辱尙方之賜白旄黃  
鉞威動九天雪鏑霜鋒光搖萬里臣於是奉揚主命整肅  
羣情申嚴後至之誅大鼓前驅之勇於是三軍股栗萬眾  
心寒受命則忘身忘家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對壘則百戰  
百勝滅人之國取人之城用能淨埽蠻煙重開炎徼坐消

氛祲永奠西南蓋惟令肅九重所以功成六月此臣所爲  
撫太阿而揚休捧含光而頌德者也今照兵事告竣所有  
賜劔理合奏繳伏乞敕下該衙門照舊查收以昭中興修  
文偃武之慶緣係軍務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官胡維城齎  
捧進繳謹具奏聞計實繳賜劔一口萬曆二十九年三月  
二十八日

## 銷算軍餉疏

題爲征播事竣造報動用軍餉以備覆覈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造覆覈過征播軍餉錢糧自萬厯二十七年六月起至二十八年九月止綦江南川合江永甯四路與所屬府衛州縣總計支發戶兵二部并本省外省蜀府義助及派徵未完地畝夫價等銀共二百四十七萬五千八百零六兩四錢八分六釐八毫七絲八忽九微一塵四纖四沙銅錢一百七十三萬一千八百零四文內買辦米豆草料戰馬烘炒藥餌魚鹽薑蒜及製造軍火器具并漢土官兵行月二糧安家犒賞懸賞功賞運夫腳價等項計用銀一

百五十二萬三千九百九十兩六錢零三毫四絲三忽五微各項內有積出扣同還官銀三萬三千七百二十五兩零九分七毫六絲四忽八微又施南入土司官兵八千餘員名安家行糧犒賞并三箇月本折糧銀共二萬四千八百五十兩各兵應援思婆卽從龍泉進兵功屬湖貴紀敘糧係川省代供此項餉銀應在二省算除外實止用過一百四十六萬五千四百一十五兩五錢九釐五毫七絲八忽七微銅錢一百六十六萬五百五十六文前項扣同并支贍在庫及見徵未完共銀九十八萬五千五百四十兩九錢七分七釐三毫二微一塵四纖四沙買運改運碾運

及蜀府義助各本色米共四十四萬九千九十七石七升  
七合八勺三抄一撮一圭一粒內支過三十一萬九千五  
百七十一石六升六合八勺實贍一十二萬九千五百二  
十六石一升一合三抄一撮一圭一粒烘炒三千二百二  
十三石六斗三升內支過一千五百二十二石三斗實贍  
一千七百零一石三斗三升炒米一萬五百零五石一斗  
九升三合內支過五千六百一十五石八斗二升實贍四  
千八百八十九石三斗七升三合黃豆胡豆共二萬九千  
八百五十一石一斗四升四勺內支過一萬二千八百五  
十三石五升五合實贍一萬六千九百九十八石八升五

合四勺粟穀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三石九斗六升二合內  
支過四千一百五十七石九斗五合實贖七千三百三十  
六石五升七合乾魚一十五萬三千五百一十斤內支過  
七萬三十九斤實贖八萬三千四百七十一斤食鹽三十  
六萬九千三百三十四斤內支過一十二萬三千六百六  
十二斤半實贖二十四萬五千六百七十一斤半生薑四  
萬三千四百四十斤內支過三萬七千一百五十八斤實  
贖六千二百八十二斤乾蒜五萬四千八百一十九斤內  
支過二萬二千六百五十八斤實贖三萬二千一百六十  
一斤燒柴一十八萬二千一百九十斤馬草八萬五千三



百一十五束二項盡支藥餌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五斤零  
七兩內支過一萬二千八百四十二斤一十兩實贍四百  
七十二斤一十三兩戰馬一千三十一匹內領過八百八  
十匹實贍一百五十一匹盔甲槍刀銃礮弓箭絲弦挨牌  
鉛彈硝黃等項共一百零五萬五千五百七十四件斤內  
支過七十一萬零四百四十三件斤實贍三十四萬五千  
一百三十一件斤以上支贍糧料戰馬器具硝黃若照原  
值變價可得銀七萬八千二百六十五兩零還充之外實  
止用銀一百三十八萬七千一百四十九兩有零至於運  
夫一節原議東南派夫西北徵銀各從其便其後銀未完

而賊已滅若將夫價槩行免徵則東南獨勞西北獨逸苦  
樂甚屬不均故議將未完夫價並加派丁糧銀一並追完  
總於二十九年通省大糧槩行蠲免以均勞逸已於請蠲  
疏內題明訖茲以二項見徵未完并扣同支贍在庫總計  
卽前所謂共有銀九十八萬五千五百四十兩九錢七分  
七釐三毫二微一塵四纖四沙者也及查前次議蠲止計  
在庫見貯銀五十五萬及貴州應還銀十萬共六十餘萬  
今並續完及見徵者通計故又多三十餘萬共得前數內  
除二十萬以備善後營建之需四十三萬六千五十餘兩  
以抵題請蠲恤之額餘雖約賸三十四萬九千四百九十

餘兩實多逋欠卽加併追或完少半而獲功官兵首級功  
賞多半未給創建郡邑工程重大添設文武經費浩繁此  
項贍需俱應存留通候工完與見存支贍糧料戰馬器具  
總計善後官兵支用幾何變價幾何存贍幾何通行查明  
另行銷算若有餘贍還官正支本司會同按察司重覆磨  
算相同中間並無侵冒等弊理合呈乞造冊奏繳施行等  
因冊由到臣案照先該臣題爲循例請設兵將等事該兵  
部覆奉聖旨該鎮督撫新設事權宜重這編選標兵推補  
將官調用各省兵馬議處糧餉等項都依擬行欽此又准  
戶部咨爲患切剝膚敬陳一得等事該工部左侍郎趙可

懷題戶部覆奉聖旨銀兩准解發軍興爲急編派照丁糧  
毋以優免靠損小民欽此又准兵部咨爲逆酋悖旨不道  
構苗拒敵官兵等事本部議將太僕寺庫銀四萬兩支給  
四川都司淡章齎至四川總督衙門交收等因覆奉聖旨  
是著各官上緊押解前去不許違限誤事欽此又准戶部  
咨爲請發庫銀防播事該本部覆議播酋爲患撫按題請  
兵餉本部議將二十六七兩年額解陝銀題留彼處募兵  
防禦旣稱解陝合將太倉銀七萬四百三十五兩二錢解  
川等因覆奉聖旨是欽此又准戶部咨爲夷氛甚惡天討  
宜彰等事該本部議將四川稅糧加派銀十二萬兩通融

支用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又准戶部咨爲看詳章奏等事該戶科都給事中李應策題本部議將湖廣二十七年本色漕糧二十一萬二千二百六十石三斗耗尖米一十六萬一千三百二十一石六斗二升零存留本省抵充楚蜀貴州三省軍餉等因覆奉聖旨是欽此又准戶部咨爲楚滇助餉勢難如期等事該本部議將鳳陽銀十萬兩發四川等因覆奉聖旨川貴待餉甚急你部裏便馬上差人星夜嚴催鳳陽廣西如數解彼濟用不許執留遷延誤事取罪還立限與他欽此又准戶部咨爲議動贖鍰以助軍餉事該四川按臣崔景榮題將本院項下批追贓罰銀兩

助充軍餉等因奉聖旨戶部知道欽此移咨前來該臣隨將戶部咨解銀七萬四百三十五兩二錢兵部咨解銀四萬兩鳳陽撫臣李三才咨解銀八萬五千五百六十兩湖廣撫臣支可大咨解漕糧折銀三萬兩蜀府義助銀二千兩按臣崔景榮解贓罰銀三萬五千兩并行四川布政司徑支庫貯銀一十三萬六千四百八十二兩一錢三分一釐七毫又支解川東道銀六十四萬二千一百四十七兩四錢三分四釐八毫三絲三忽三微解川南道銀五十二萬六千六百九十六兩三錢七分四釐解川西道銀二千一百五十二兩一錢五分二釐又支借貴州以福建協濟

解補銀一十萬兩各府州縣解銀四十二萬五百三十一兩一錢九分九釐四毫二忽六微一塵四纖四沙成都府支造銀盃花牌綾段紅布等價銀四千兩各州縣加派地畝賦稅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二錢八分又加派運夫工食銀二十五萬七千三百七十六兩七錢一分四釐九毫四絲三忽通共二百四十七萬五千八百零六兩四錢八分六釐八毫七絲八忽九微一塵四纖四沙銅錢一百七十三萬一千八百零四文俱經一面派徵接濟一面動支分發買辦糧料等項及轉運軍前聽支間萬厯二十八年六月初五初六兩日三省合兵輪攻圍破逆賊

授首妻子爲俘班師凱旋之後該臣備牌照得播酋造逆奉天征討卽今賊黨盡平官兵俱撤所據用過錢糧例應銷算但興師雖在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方行進兵然自二十七年六月以來卽值此役其中調募主客官兵分布防守買辦糧馬器具預備聽支陸續動用無月無之是防剿雖或不同經費原係一事通應一件清查檄行四川按察司敘馬瀘兵備道總理水陸四路督餉副使史旌賢備將一應錢糧毋分防剿盡數清查冊報隨據該道議將綦江南川二路并重慶府屬委本府同知梅燮合江永甯二路并瀘嘉眉邛雅州委順慶府同知馬性和成都府屬委



本府推官王宗賢敘州府屬委本府通判陳仕麟夔州府屬委重慶府通判江騰鯨保甯府并潼川州各屬委本府推官方象成順慶府屬委本府推官陳博俱分投親詣四路及各府州縣清查前來類造間副使史旌賢聞報離任改行四川布政司分守上川南帶管清軍督糧道右參政王嘉謨接管造報到臣猶恐不的又經駁行該司再加覆覈去後今據前因除湖貴二省用過錢糧聽彼中徑自奏報外該臣看得播酋造逆致干天誅於時兵餉兩虛無從措手卽蜀省帑藏向稍充實年來亦以二運採木靡費不貲正項之外所存無幾臣蓋日夜憂之荷蒙皇上軫念遐

荒多方經畫儲餉調兵繼至輻輳以故不假歲月克致蕩平臣稟成廟算奉揚天威幸而竣役可勝仰戴所有用過錢糧據該司道造報本色糗糧前開已悉無容復贅查得四川一省用過餉銀除扣除還官餘賸變價及協濟二省不計外總計四路官兵行月二糧運夫工食及一切買馬製器諸項雜費實用過一百三十八萬七千一百四十九兩有零及查湖貴二省先據送到造報錢糧文冊共用過一百餘萬彼兩省共計四路與蜀相等經費之數似少參差緣四川自前歲六月賊破綦江卽調發多兵各處防守至進兵之時已支半年之餉矣比至進征川省所調皆陝

西三邊之馬兵浙江河南山東之步卒其糧餉原厚皆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迨事完撤遣給以路費遠者三月近者二月皆計程計費寬然有餘以故遠省客兵歡然就道此其支費固有難以槩從省約者然皆臣嚴督經管司道等官事事籌算時時稽覈正支之外絕無別項浮費以故罷兵之後計所贍存尙近百萬臣之處心良亦苦矣及查扣同支贍及派徵未完銀九十八萬五千五百四十兩有零先經臣議將見在者入疏具題於內動四十三萬六千五十餘兩抵今年蠲免之數外又議動二十萬爲播州營建之需今查播州善後所費實繁蓋卽萬兵之餉一年已需

數萬加以驛遞之夫馬官吏之廩糧匠役之工食小民之牛種彼中尙一無所出種種皆取辦官帑儻一年之後事未卽就兵未卽撤費豈便已則卽以三十萬待之未爲多也卽今又解發三萬兩協濟湖廣征剿皮林計此三項已該七十餘萬則所餘者僅二十萬有奇而功級之銀尙未全領借支之項尙未全補拖欠之數尙未全完則此二十萬者亦未可謂目前之長物矣蓋此番舉動川省原以全力從事兵之徵調甚多餉之協濟甚少始傾府庫以平賊繼竭物力而善後東拆西補殊費支吾掣襟露肘僅而全濟卽免告急於司農求補於內帑亦已幸矣比之貴州原

仰哺於外省繼扣還於度支者原難例論臣固亦不敢不申明之也除行該司嚴併追納以備接濟總俟工程告完若有積餘照數還官聽接管督臣另行銷算造冊奏繳外所有前項用過兵糧起止年月支存數目理合開造黃冊進繳青冊送部伏乞敕下戶兵二部再加覈查行巡按御史覆覈施行緣係征播事竣造報動用軍餉以備覆覈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苟應增齎捧謹題請旨



## 進播州圖疏

奏爲播地初開敬獻輿圖以塵睿覽以抒愚忠事臣不自量受命勦播以天之靈幸而竣役深惟此州之地不入版圖已八百年陛下旣取而郡縣之矣顧其地遠在西南去天萬里山川土物頗異中華謹命工人繪爲一圖上呈御覽儻蒙陛下於萬幾之暇時賜省閱亦得以習知其疆理宏宣夫政教萬分之一不爲無補顧臣爲此圖尙有私衷不敢不盡於陛下臣惟逆酋拒命自外生成陛下以仁聖神武赫怒臨之如發蒙振落何足爲難顧其地山川險惡林箐深阻諸將吏皆攀藤附葛冒炎觸瘴與羣兇角一旦

之命十生九死僅而勝之故披是圖也陛下可以知將吏之苦此邦之人不沾王化垂及千載今一旦被日月之光沾雨露之潤如出谷遷喬一何厚幸顧其人原是卉服鳥語之倫同處豺虎蟲蛇之內向來生計不過捫磴穿崖刀耕火種爲力甚苦求活甚難而逆酋且擾之以徵斂威之以刀鋸民皆重足一迹莫必其命蓋今之所爲開治建城者皆昔之火宅鬼窟也故披是圖也陛下可以知小民之艱夫臣子之義事不避難勞不言苦臣何敢復爲將吏多贅惟是爲小民者今雖初出湯火漸濯清冷然殺戮之後地多曠土招附之初人無固志安之固易於見德擾之亦



易於思亂譬之新生之木爬搔稍過則生意萎然而消久  
放之脉束縛太急則野性悍然而起夫難平者事也難得  
者地也惟以仁義取之以仁義守之則三代之上理而太  
和常在宇宙間矣臣願陛下流閭閻之澤布寬仁之令明  
示守土之臣安之勿擾緩之勿急令一方小民翕然知有  
生人之樂喜色相告又淒然念其已往之慘涕泗橫流庶  
幾甯心歸化無復反側西南半壁天下永永無患矣臣無  
任瞻依仰望之至謹將所繪地圖隨本上進

請卹典疏

奏爲孤臣代歸有期循例陳情懇乞天恩俯賜卹典以光  
泉壤事臣愚不肖誤叨聖恩總督軍事適值臣父之變奉  
旨在任督兵旋以軍旅事竣蒙允回籍守制茲且得代奔  
歸仰惟天恩隆重非臣頂踵所能圖報何敢再言所私顧  
國有懿典不敢不據例上請臣世本農家臣父棟以臣塵  
忝仕途節次受封七品五品職銜後以臣巡撫遼東勦虜  
微勞復辱特恩加封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比臣起官今職接俸三年考滿該吏部查得臣父已受過  
三品封典例不重封止臣蒙恩陞右都御史則臣父蓋係

實授三品封又經臣考滿應封以臣見任二品時病故者也查得大明會典并卹典條例內一款凡兩京二品以上文官并父母妻三品文官并父母曾授本等封者俱照例祭葬又一款凡侍從春官軍功等項遇有前項陳請仍移文兵部覈實如軍功必躬履行陣有勞方與具由題請若止曾受官未經實效勤勞者不准其特恩所加祭葬大約於本等品級內量加一等如軍功三品未滿得及其父母或有軍旅身殲勳勞茂著者卹典自宜加厚禮部臨時擬議奏請定奪爲照臣自束髮以來辭親從仕垂二十年臣父未嘗就臣一日之養惟是鎮撫遼東督兵三載中病而

歸得居子舍然甫踰一年復有今役受事未久卽有臣兄  
之喪於時臣父遂苦侍養無人臣身又以從征難返兼之  
賊勢頗大勦事頗難臣父上憤國難之未平下傷游子之  
遠役愁思焦勞卒先朝露總之數年以來臣之拮据止在  
行陣兵凶戰危臣當其勞臣父與其憂卽壯夫亦當中摧  
况衰年胡以久恃憂國捐生臣父亦復何恨所苦獨臣心  
耳乃臣聞訃以來又以軍事羈留一年於此奔喪營葬付  
之杳茫帳有蛛絲庭惟鳥迹此士類所爲傷心路人所爲  
殞涕者也卽今南北少事方寓晏然平定之效頗當聖心  
露布北馳天顏有喜臣獨宗祊剝落形影伶仃跼地躋天

無以爲計卽論理則家國非倫然在臣則君親並重蓋不能不望恩於陛下矣臣父已實授三品封又經臣考滿本等卹典例自應得但稽之令甲軍功三品未滿得及其父母臣卽么麼非類而見叨二品經年在事軍旅勳勞茂著得從厚議卹臣卽允散無勞而從征兩地頗效奔走軍功躬履行陣方准與加恩臣卽懼怯不立而督兵數載未離行間據例原情似宜少沾尺寸且夫一往而不返者親之終也一缺而難補者孝之禮也臣非生於空桑乃在生不養臨終不斂旣沒不歸風木徒傷雲天無望茲固已百行莫贖之愆終身不解之恨矣惟冀松楸之際少借恩私竈

多之間略存光寵尙得以其浩蕩無涯之恩少慰其沈懸  
終天之痛耳伏望陛下俯察情苦曲賜矜憐敕下禮部備  
查往例兼覈微勞酌議卹典稍從優厚兼臣父尙得少安  
魂魄於地下臣亦得暫寄視息於人間臣卽病苦衰殘無  
能補報銜環濡草烏獸有心今生已矣尙有來世惟陛下  
哀憐裁察臣謹泣血籲天以請

平播全書卷六終